

中宗大王實錄

第四十九之五十

0194729
no. 25



194227

● 6 25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中宗恭儷徽文昭武欽仁誠孝大王實錄卷之四十九

八月戊戌朔 親祀 社稷行飲福于勤政殿用女 ○臺諫啓李世應

金硃張溫崔崇祖諫院啓李長吉事不允○南袞李惟清權鈞啓曰吳

允弼事前者李頰為奴而居軍功一等時有賞格請依其例傳曰依啓

南袞等啓曰忠清道出來唐人臣意與被擄者不甚異焉故前因下問

置于司譯院與禮曹堂上禁府堂上承文院提調同坐推問事啓之今

聞朝議司譯院乃小司也而宰相之人多數出入於事體未安可於政

府禮曹等處同坐推問臣意亦以為政府則不可可於禮曹共坐推問

且此唐人多般窮詰則日必將晏勢必飢渴令該司供饋何如且於禮

曹推問則禮曹自當專掌其事臣等雖不參問可也傳曰唐人推鞠事

司譯院大廳改造廣濶云爾故命於其處推之今依啓於禮曹推問可

也此唐人恐為倭賊被虜同船出來者窮問極詰以審其由領相與禁

府禮曹堂上同坐推鞠為當供饋事依啓○下京畿農事形止書狀曰

京畿農事大半不實降霜若早則失稔必矣親行拜陵之事雖以略禮

為之橋梁道路修理及徵兵等事勞民必多何以為之三公回啓曰自
上即位之後近陵則皆已拜矣未拜遠陵甚為未安前日下問時已啓

之矣今年旱災太甚禾穀盡焦雖因雨稍蘇終難得實且霜災有無亦不可知行幸諸事雖用略禮勞民必多今年拜陵恐非其時傳曰未拜遠陵予常未安卿等已知之矣然今年農事不實者欲強行民必重困姑停以待豐稔可也○已亥委官南袞及禁府堂上李沆等啓曰忠清道生擒唐人必倭賊所搶擄出來者而今於推問匿不直承是必與倭人同船出來時多害我國人物若直承則恐我國深治其罪且寧波府倭變匿不奏聞則亦慮是府被罪也當細問終始然後聞于上國事甚得宜據倭人之供窮詰使不得隱諱何如傳曰依啓○臺諫啓前事不允○南袞等啓曰唐人等雖多般推問皆不直承但云以煮鹽事所斬于海島中為風所漂巨等意此人與全羅道漂去唐人同在海島時相約而然爾聞在全羅道所擄唐人知文字稍識事理請上來後移置于大平館館伴廳舉其利害多方誘問則豈不承服乎傳曰今日全羅道被擄唐人已上來其往盤詰終不承服可與倭人面質則可知其同船與否耳○庭試居學儒生○庚子南袞等將全羅道生擒唐人所供入啓王漾招云五月賊倭犯邊寧波府太守領兵相戰千戶指揮多被殺害太守勦奪倭船倭賊逃竄草莽而偷取鹽船一隻乘夜逃去事聞知

後第四日以煎鹽柴木刈取事約與王一党二党一潘祿孫七孫郎巖浪哥蔣二蔣七等十人同騎一船到海中桃花山下因風亂纜斷漂入海中卒遇倭船孫七蔣二則將投水逢槍致死俺等累日飢餓向賊哀乞求放則所著衣服盡數奪取放置海島而適逢貴國人出來南袞等仍啓曰今此唐人招辭與倭人招辭大槩相同但倭人云二船各載唐人八名而今此唐人只云十名且忠清道生擒唐人招辭所斬於海中大山此云桃花山且唐人名號有或相異請教今日詰問歸一何如傳曰依啓南袞又啓曰前忠清道生擒唐人則觀察使備給衣服笠靴儼然有唐人體貌今此全羅道生擒唐人則觀察使只給一布衣且所著竹笠敝毀汚陋又無鞋靴通事只於路中得草鞋而給所見至於埋沒前者天使唐臯等出來時遼東頭目等許給衣服皆已備之而因其不受留在該司云請先分給唐人笠靴亦令該司備給何如傳曰依啓○命行仲朔宴○臺諫啓前事傳曰李長吉事依允餘不見○南袞等啓曰唐人所供與倭人之招大槩相似但船隻事各異傳曰予意以爲既擒倭人又得唐人此非偶然之事而且於中原亦有寧波府之變今此唐人之刷還必盡言其事予意唐人刷還時並送倭人於中朝如何

明日欲廣議朝廷耳南袞等啓曰臣等之意亦以為然即令承文院別製奏文來月內別遣使臣奏文內當以鄭兄謙斬獲倭級與黃海道諸島搜覓唐人事並錄何如傳曰大臣之啓甚當但恐大臣或以為倭當處置于此不宜入送于中朝故茲欲收議且鄭兄謙斬獲亦非偶然之事以此並奏則不顯其光但只移咨遼東自前有匿不以聞之事此則當直咨禮部可也○庭試入格儒生金魯給四分鄭郁李名珪李願給三分崔興胤權應挺宋世義給二分○日暈○辛丑 大妃殿還御于景福宮上冬未寧移御于昌慶宮今平復故還御○傳曰沈義孫韓佖等事臺諫以為不報變于主將而推之事干則再度接戰後乃報云事緩則有之非全不報類也此意言于臺諫○傳曰今此唐人倭人之事至為關係入送中朝事當引見大臣議之○上御思政殿領議政南袞左議政李惟清右議政權鈞戶曹判書高荆山兵曹判書洪淑工曹判書安潤德判尹韓亨兄左參贊李沆刑曹判書曹繼商吏曹判書金克成禮曹判書尹殷輔入侍 上曰唐人倭人處置事何以為之南袞曰非但臣意前日政府合坐時聞忠清道水使黃琛啓本之來皆以為若真是唐人則當並倭人入送中原昨日下午問正合於臣等之意 上曰予意

此倭人當以賊倭論斷今既得唐人事當具由奏聞于中朝李惟清權
鈞等曰今此倭人作賊於寧波府又擄唐人今我國既得唐人當並比
倭人入送中朝使中朝處置 上曰今聞中朝之事於寧波府地方倭
人作賊今若以此倭人入送則於事體甚當高荆山韓亨先等曰倭人
並唐人入送於事順矣不可不速送李符曰入送中朝甚合於事大之
誠亨先曰倭國與我甚近中朝必以為潛交今若入送此倭則於事快
矣 上曰高麗時中朝以為倭與我國甚近必交通矣已有論書李沆
曰臣自昨日推問時亦謂宜入送具由奏聞 上曰此人等以在于此
則慮恐生事當於今月內差出別使入送可也袞曰別遣之使必未及
治裝以曾差正朝使先送何如 上曰可袞曰此事條件甚多咨文內
當以唐人倭人推案辭緣盡入製之必使中朝易得知之今李符逐日
常仕于奉文院當於十日內製之亨先曰若中原移咨後送之則事甚
緩也 上曰速製文書且定發程日期李符曰今此文書時申公濟治
罪等事不得已並奏可也少緩則今月內恐未及也袞曰前者金克儉
等事過四月而奏之今禮部咨出來久矣不可不速奏 上曰今月內
入送可也○政院啓曰正朝使成世昌今當移差別使將速發行質正

官朴命孫以覲親今日呈辭下去發牌召之勿令下去何如且倭人性甚躁急中路不無自盡之弊率去事目議定何如傳曰倭人率去事果難可議諸大臣且別使何以稱號亦議之朴命孫事如啓○傳曰大元邊將獻馘例事而近日南方將帥等捕倭獻馘必欲生擒而不果能也如武士輩例皆爭殺不生擒也不可使一切生擒若有生擒之勢則生擒之事論諸邊將何如今此唐人亦有生擒之倭而得之以此觀之則無乃生擒之功耶以此亦議于大臣且唐人招辭有日本人朱涯子七十餘人等入歸中原云今此生擒倭人入送中原事必現露矣然有乖交隣之道今日本使臣當以此倭作賊中原殺害邊將擄中原人八名置於海島中仍作賊於我邊將斬獲殆盡生擒二人故我國以事大之誠將入送于中朝之意言之何如并議之三公等議啓曰元遼東人自虜中走回者但解送遼東交割而已故賜給之物自有常例今此唐人則使臣狎赴京師轉解本家其褻體衣服盤纏等物朝廷未必不知且方天氣寒冷宜於走回人賜給之物倍之染色絲絮等件亦皆精好厚暖使免寒凍令該司檢舉何如倭人自知其罪不無自盡之患擇事知通事專委狎行著枷扭使不得自由令通事語之曰今往配所汝勿怕

死使之安心飲食及越江以後用檻車狎去似便使臣未發前令該司移文義州檻車體製聞見預造以待何如倭頭裹以布帟盛于木櫃令通事狎去似便今使臣以奏聞使稱號何如倭人犯邊必要生擒則恐多傷我軍且或誤軍機其有投兵器乞降者則不必斬殺事下論邊將無妨生擒倭人中朝入送事今姑勿洩待日本使臣臨發時今宣慰使因便語之曰近有倭船並載唐人來犯國境必是中原作耗之人曾已差人狎赴帝京矣傳曰此等事皆可矣但唐人招內有兩船冬載唐人八名而一船八名無去處中原若問之則其去處不可無辭當以搜覓未得為辭何如三公等啓曰此事中朝必不問之鄭允謙斬獲倭船大臣或有欲諱而不奏云者然諱此不言則無根據而獻馘亦不多不得已並奏可也况倭人招辭何有錯於中朝乎雖有錯而中原以鄭允謙所捉倭船必非燒死然我國邊將當逢倭相戰之時豈能辨其唐倭乎此必無妨於我國也然觀承文院所製文之辭鄭允謙所捉倭船事不可入之則可以除之矣傳曰若不言鄭允謙所捉倭船事則無根據不可除也然觀承文院所製為之臺諫啓前事皆小允○傳曰頃觀京畿農事形止則以霜降早晚占其豐凶大臣等以為拜陵事待豐年為

之子更思之以今年為凶而不為不知明年又何如也 慈殿春秋日
深若今年不為明年又不為逐年不得為則心所未安大抵拜陵關於
誠孝近陵則行之遠陵則不行行之則當自遠陵始也前有議者云
拜陵當不計豐凶而為之今年農事不可謂凶歎如開城府一路凡
事拜陵請聖兼舉大臣夏何如遠陵不可一時並行只欲拜齊陵矣三
公等啟曰此所當為之事而自 上每未忘之頃者臣等以為今年失農不
得拜陵其於 聖情為如何在前不得為者亦以年凶故也但今年
之午乃數十年間所無大抵未穀霜降然後可知實否而行幸之期適
當其時今雖不定行幸之日外方聞之則必備諸事將有大弊所當
為之事每緣民弊不得行臣等亦甚未安傳曰拜陵非不知農事民弊
但予意如此故言之耳大臣所啟知道○日暈○壬寅 受朝賀○御朝
講侍講官閔壽子曰人君之御眾也事無不慎下人賢否在於人主教
導之如何耳昔者漢武帝當即位之初銳意圖治求賢如渴則儒者之
輩彬彬多世之用乃其中年務尚征伐則將帥之才亦多群出至於末年
輪臺之悔救民經世之人亦出焉且人主好惡不可輕示於左右猶恐
讒譖之伺隙此無易由言耳屬于垣之意也是以好惡失當則讒說之

人伺吾意之所向而窺測焉大抵人君施為舉動謹之於幾微之先操
心精一不苟嘖笑則自無偏僻之累而讒譖無得以生焉頃者之革假
托先賢之事徒慕其形不師其心以為媒爵之謀終至於濁亂朝政此
人君當始萌之初權衡於方寸辨明是非早救其漸耳 上曰古人云
善為天下國家者謹於微而已治其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則用
力多而不能及也托於非者人皆得知而闢之托於是者非大賢君子
不得辨之往者悔不可及來者猶可追領事南袞曰自古誤天下國家
者其元惡大慙則凶謀詭詐不可勝言其中無所操守妄為趨附者亦
有之自古君子小人無世無之而用舍之間進退實難凡事幾萌已著
是非判然則人人易知其幾微叢端之初則非至明不能辨之乃能
辨之於微不使至於著則終無禍亂之事矣頃者之事是非已定朝廷
鎮靜將來之事在 上審察如何 上曰君子小人相為消長故唐
虞之時亦有小人焉但世之人君猶恐小人陞用將誤國事朝夕省念
可也知事洪淑曰古人云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人君設施於上而群
下奉行於下幾微之事人君當慎其發見之際操存省察審擇而處之
可也南袞曰人主一念少有懈怠則欺慢入之可不懼哉○戶曹判書

高荆山以耳聾眼暗辭之甚懇從之○臺諫合司啓曰臣等前日將沈義孫韓僖事累日伏閣論列命臣等待命故退去而昨聞傳教以爲義孫雖不赴時報變不可謂之不報也義孫等退北之罪元是一罪報變與否實無關係臣等近日退而思之軍政不可少弛請亟依律又啓前事傳曰沈義孫等事不問證左恐或未盡並推之則雖不赴時報變不可謂之不報也決罪遠配亦重何可輕加一罪元四啓不從餘亦不允○以金克幅爲戶曹判書李思鈞爲全羅道觀察使○夜地震○癸卯傳曰今年京畿失農不可拜遠陵來秋之當拜光陵道路橋梁修治時以囊沙造橋且停植炬代以運炬從便爲之母使有弊拜陵後行茶禮于奉先殿還宮時亦欲觀稼且豐壤宮乃太宗嘗御之所世宗時時行幸予每望見而未觀焉令兵曹遣兼司僕者審道路書啓以豐壤宮爲大晝停可也○御晝講○臺諫合司啓前事不允○甲辰臺諫合司啓前事不允憲府啓曰奏聞使成世昌別請通事不拘職帶高下而當率行事知者煩瀆啓之奏聞使只狎行唐人倭人而已非別有重事而別請擇率至爲不可通事當以次第送之傳曰奏聞使非如奏請使之例但中原如有可問之事則迷劣通事不能相傳成世昌啓請事知之

者何有不可○乙巳臺諫合司啓前事不允○丙午臺諫合司啓前事
不允又啓曰今秋夕親祭光陵誠美事但禾穀時未收齊詮聞傳教
侍衛人負長蛇而行且命別定都摠府義禁府郎官檢舉毋使踏損
然隨駕人負甚多兵曹豈能一禁乎况行幸之時必當犯夜軍士偷取
豆菽以秣其馬揚州境內女農甚於他道請於秋收後或朔望及別祭
親行為當傳曰拜陵事昨因京畿監司所啓知禾穀未收齊使之禁踏
指耳所啓果當秋收後退行可也○咸興府梨花開○丁未臺諫合司
啓前事不允○戊申臺諫合司啓前事不允又啓曰且聞中朝厭苦我
國使臣頗數往來順天府叢問策題云朝鮮殷稱禮義頗頗往來其實
則以興販為利也拒之則彼必缺望有乖於待夷之道不拒則驛路益甚
困弊臣等始聞此言不勝愧赧今奉聞使正朝使發程日不甚相遠兼
善入送似乎無妨而國家以奉聞為重大故臣等不啓矣但通事輩端
川銀兩冒禁挾去故中國人皆云非端川銀不可萬一責貢弊及生民
私挾金銀珠玉自有其法今更申明若有犯者請並治使臣且公貿易
非緊關之物請減數何如傳曰中朝使价之行法禁非不嚴也然更申
明若有犯法者並罪其使可也公貿易亦量減事捧承傳○己酉臺諫

合司啓前事不允○命領議政南袞左議政李惟清右議政權鈞判中
樞府事張順孫高荆山兵曹判書洪淑戶曹判書金克幅左叅贊李符
右叅贊李沈刑曹判書曹繼商吏曹判書金克成禮曹判書尹殷輔等
議日本使臣求請歲遣船歲賜米等事三公議曰自古帝王待外夷多
以歲幣羈縻之者蓋務在息民費雖多不足較也日本以對馬島事再
遣使价來請不已且盛重桀驁不敢公然請之而暗啖一鶚東堂通書
禮曹陳其情懇亦可謂屈服矣不於此時少從其願則後雖欲許恐無
其時今語一鶚曰約條內事斷不可改貴國以盛長殺盛順為忠於本
國也果有忠誠則所當嘉獎况隣好之間重違其請特於歲遣船外別
賜五隻以褒新島主兼責後效須益勵初心方可永受此賜仍令藝文
館於書契內並錄此意以附一鶚之還何如張順孫高荆山洪淑金克
幅李符等曰前年月本國王遣使以盛長為朝廷殺盛順為功欲待對
馬島如舊朝廷據前約條不許今若因其書契許其歲船與米則前約
已不得守彼復以三浦為請其將何辭以拒之乎莫若早絕其端也李
沈曹繼商金克成尹殷輔等曰壬申年約條斷不可改但西鄙勢將有
事而今虜俘中朝亦非日本所喜其所願一切固拒恐有後悔三浦之

請國論已定終不復議歲船與米勉從其請在所不得已傳曰今從日本之請似為非輕比古歲幣之事則不如是矣予意初以為今年之請亦不從之近觀倭奴全船敗沒而今亦獻俘中朝日本雖曰不怒南邊之患不可謂無也兩界不無邊釁而南方倭變相繼而起則腹背受敵難以當之勢不得已從其請也然盛長以殺盛順納忠於我國此無理之言也今若稱其忠誠則陷於欺詐之術也答日本書契當言對馬島背恩忘德故壬申年約條堅如金石斷不可改然貴國累遣使价懇請隣好之間重違其請歲遣船外別賜五隻云何如三公啓曰若稱以歲遣船則前約毀矣其言曰殺盛順納忠於我云當以廢獎之意別賜之也是雖似見欺於其言然日本遣使懇請亦可因此而賜之固無妨也傳曰前者赴京使臣還來啓曰解送唐人只於遼東交割而已故遼東慮其被罪匿不以聞云我國雖以至誠解送而中朝終不知之徒無益而已前既收議而皆云不可直咨禮部無奈直咨禮部為可耶今其更議三公及張順孫以下共議啓曰上教至當我國雖以至誠解送而中朝不知至為未穩但赴京使臣所聞遼東不奏之事未必每每如此也正德之時必因擾亂邊將如是為也今則恐必不然今若直咨禮部

為前所不為之事則禮部必異之而遼東亦必尤我也當依前例為之何如朝廷清明則自無不奏之弊也今去使臣當聞見遼東不奏與否而還可也傳曰此事欲使禮部得聞之也然今若卒然為之則禮部果以為前所無之事而異之也今赴京使臣當仔細聞見而來可也三公啓曰公去奏聞使行次通事可擇送而臺諫啓止之且以為奏聞非重大云然此非尋常乃大事也此事多有可問之端中朝若問之則當善其辭而答之今去通事無一可者李和宗不充通事之例而以押馬官例送之何如和宗參與推問細知此事故敢啓之傳曰奏聞使通使擇去事臺諫以為有弊云此亦非欲其皆不擇率也故令改其中迷劣者擇送一人中原若問此事首末則果知而答之李和宗可遣之三公又啓曰崔重洪今為正朝使其母年已八十餘而病且深云國家當不計其私事中路若有事故則日有期限不可進退改送他人之際恐事其卒迫也傳曰崔重洪有老親予非不知之大臣所啓亦當矣但初見正朝使望乃朴壕成雲申錦而壕則兵曹事煩雲則方為大憲不可以赴京改之錦則階資憲正朝使例以從二品遣之故命改擬則吏曹以崔重洪崔命昌擬之問之則命昌無妹獨子且有病親重洪雖有老母而

同生多重洪且曰臣則無病可往但有母老病云大抵人無老少雖曰老病安知以得無事耶今雖欲改之吏曹已云無可當人矣且日已迫不可改也○日暈○庚戌傳于政院曰聞平安道人馬以赴京使臣迎送至於困弊云今者今正朝使來九月二十日後發程與奏聞使同時越江以一行護送軍無帶入歸何如且禮部郎中孫存性苛察待我國甚為埋沒管執諸事尚書亦從存言若與中朝相諱之事則不可為矣如登科錄其求請久矣今使成世昌贊持指之曰大人之索久矣而參考古書謄書而來故未即從教云何如遣史官收議于三公領相南來右相權鈞議平安道人馬以赴京行次迎護送受病其弊不可勝言但今奏聞使發程在十月二十九日則九月十七八日間當到義州正朝使雖於九月二十日發程必十月初八九日間方到義州又因整齊軍馬裝束行李等事不得已留四五日始得越江然則奏聞使留義州幾至三十餘日之以其弊亦甚不贊且奏聞使之行太遲正朝使之行太速欲除講送軍之弊而赴京之行或速或遲俱妨於恒規恐為未穩莫若分為兩行之為便也登科錄入送中朝前無此例似難容易且前日李思鈞之行登科錄賚來與否孫郎中未嘗問之今而追送似為無端

停之為便左相李惟清議奏聞使正朝使先後而發則護送軍騎載持之弊果如張順孫所啓奏聞使之行不可退日正朝使發於九月二十日之前同時越江則其弊可除孫存處登科錄謄送事前議不齊迄今未果今此兩行付送不妨傳曰今見所議奏聞使在途留連其弊甚大兩行不可一時俱發登科錄孫存累次求索不可不從正朝使入歸時預備賚去若更請之即許之不問則不須許之在正朝使觀勢處置○臺諫合司啟前事不見○辛亥三公啓曰對馬島船隻事若以歲遣給之則約條內事也不可開端故茲欲別賜五隻矣既毀其約則歲船與米及來居三浦等事必更請之然則其將何辭而排之乎故臣等意不可一切不從其請故欲為別賜矣今更下問以為今若賜船五隻而來年又更請之則何以為之臣等意若別賜五隻則明年必不更來請也雖更請之當以日本累遣使介懇請而且新島主殺盛順效忠於我故別賜五隻矣約條則斷不可毀云固無妨也且年限則不可當日新島主殺盛順效忠於我故當限島主已身而別賜云至可韓亨先啓曰臣於前議時以病未察臣意與李沆等四人意同約條雖似毀之當以歲船內量許為當歲船與米早晚必還許當於此時從其請也張順孫等

啓曰臣等前已議啓今不更議也李沆等啓曰北方將有邊釁南方亦有難則當其時雖欲許之已無救矣今雖不可盡給當以歲船內許之為當別賜則不可傳曰當初予意其所請之事不可皆不從故欲以歲遣船半減許之別賜則計不到矣今若別賜而頻頻遣使請之不已不得已有可從之勢則歲船外又有別賜船無奈不可乎彼若以為約既毀矣別賜當還許云則無辭拒之以是臺諫亦啓之而或欲其限年也今以判尹以下所議為之則當以歲船內半許之矣但約條堅如金石約之毀否可見交隣之信否也茲不敢從其請云可乎日本之請懇切故不得已從之云而半減許之可乎孰計以啓南袞權鈞啓曰臣等意毀約條則請事甚多今者再再遣使懇請若不從則遠人必失望矣別賜五船則約條不毀而日本亦以為從其所願故臣等以限島主已身而別賜議啓矣毀約甚不可也惟清啓曰毀約重大故欲別賜五隻今臺諫亦以有弊啓之臣更思之不得已寧毀約條當以歲船內五隻許之為當順孫以下以為當堅守約條斷不可毀也亨先以下以為當以歲船內半許之不可別賜也傳曰近日思之生擒倭人當致于闕下矣倭頭非如我國人斬獲於中原之事禮部無奈以為凶物而不無詰問之

弊當於咨文書填獻馘而退置於中路既諭禮部而後處之何如當
與生擒倭並直致于闕下耶其議啓且壬申年約條當不可改也三公
啓曰倭頭當未及帝都置於通州地通於禮部為當且咨文內推覓唐
人及捉倭辭緣令通事詳言于唐人可也約條不毀事 上教至當○
御書講○臺諫合司啓前事不允○傳曰對馬島別賜五船事大臣之
議不一當面議其召六曹總判以上漢城府右尹以上御恩政殿 上
曰日本國使臣修咨書契事議論不一未知適可之策各言至當之論
毋使有後悔南袞曰壬申年約條不可輕改若一毀之則如歲遣船三
浦來居等事必來請之無辭以拒之矣然日本國再遣使价強請不已
若一切不聽則彼必缺望恐有後悔故歲遣船外別賜五船事議定而
更細商度則此乃大事不可容易處之當與朝廷共議以採衆論故更
議施行事前日啓之耳惟清曰別賜船之議乃不得已之事而後聞臺
諫之論果若以別賜為特恩而更請歲遣船則答之甚難臣意約條恐
不可輕改也權鈞曰約條固不可輕改若一毀之則溪壑之欲無窮而
後難防之但日本累遣使价強請不已違其請亦重是故議定別賜船
五隻如此則約條不毀而稍慰彼心矣今既別賜則後何以援例更請

乎張順孫曰壬申年約條固不可改也日本國亦稍解文字約條不可
輕改之音豈不知之今若聽其請則後日又求來居三浦何以處之臣
意以為依前年例日本國及新島主處各賜米豆以慰其心何如高荆
山曰臣意亦以為約條不可輕改依前年例賜米豆以慰之何如洪淑
曰順孫荆山之啓當矣前年日本國遣使來請我國以約條為據宰執
不聽彼亦無敢為辭而我之答之也亦順矣今若開端毀之則雖請來
居三浦無以為答况諸酋船島主子弟船代官前者往來者多而自壬
申立約後不得出來耳此人等若聞毀約亦必以絲毫之功爭先出來
然則以何辭為拒而不聽乎約條一毀所關非輕臣意以他事尉悅之
何如是以臣前任禮曹判書時亦啓之以此也亨先曰不改約條至為當
矣但日本使年年出來強請不已賜與之物甚多國家將至虛竭其弊
甚鉅今若牢拒不聽則彼必懷怨懟之心况歲遣船早晚必有還許之
時臣意此人等云新島主為我國殺盛順反正更始云當於此時小許
其請以結和好可也李符曰今者開端毀約而後日以歲遣船外以大事
來請則將何以答之不可預料西北有事而輕改約條臣意一開其約
恐有難支之事李沆曰祖宗朝許歲遣船豈無其意乎此歲遣船必

有早晚還許之時臣意當島主及國王更始之時勉從其請而西北防
備專力措置是乃良策不改約條雖是美事國家南北一時生釁則國
力疲困坐受禍患更細參酌甚當曹繼商曰臣意與李沆以啓無異使
价年年出采賜與之物甚多國儲將至虛竭且彼結豐熟至小得已然後
雖欲許之不可得也臣意於此機強從其請以結和好可也金克成曰
不可改約條事前年啓之今年則勢有難事間延野人連居我境漸至
滋蔓若不驅除勢成難圖况今年倭船一隻經過三道猶不得即捕勞
民甚多且獻俘中朝之事亦必有忿怨之心堅守約條雖是美事事勢
如此不得不慮臣意當彼之哀乞強請之際強勉從之更成和好恐是
良策尹殷輔曰金克成所啓至當今來使臣一鶚東堂常在客館言于
宣慰使曰我是日本國王切親也國王之意無不知之其所強請者但
歲遣船歲賜米而已此外更無他事云此言則不可信然此人又云日
本國立新王島主亦反正與前島主所設約條今不可堅守云臣意當
此更始之時勉從其請可也日本國以此年年遣使使臣之來一朔留
浦之糧幾三百石而賜與及商物等持去者亦幾七萬五千餘匹國庫
貨布有限而使价頻年往來勢將難支請商量處之閔祥安曰壬申年

約條斷不可改然倭船一隻恣行三境猶不得即捕勞民甚多西北亦將有豐端又使南方有事則甚為不可歲遣船歲賜米事 祖宗朝亦豈偶然計之而許之乎當此機會勉從其請使無後悔也李世應曰約條不改之意衆議皆同若一開端毀之則彼必盡逐所願而後止金安老曰壬申年約條不可輕改今若改之則必請來居三浦何拒而不聽乎況今此使价之請不力言歲遣船等事而以公貿易助緣為重言之其意至為綢繆其托之曰新島主効忠於我國其言亦不可信今答之曰島主若効忠於我國則邊境永無鼠竊狗偷之患以待誠意交乎然後聽之以此開說何如先毀約條恐非良策趙舜曰壬申年約條不可輕改日本國頻頻遣使至於勢不得已而後雖或從之不可改也朴壕曰壬申年約條決不可改今雖遂願必更來求請姑以他事慰悅可也成世昌曰壬申年約條不可輕改前者臣或為護送官或為宣慰使接待倭人若醉酒則其國可諱之事皆說無隱或言于戈相亂則國王亦或不能相救下人雖有叛亂者國王不知致討之道也國王雖為一國之主但食粟地而已未有權柄於一國今使之出來商物浩繁不知其數矣然此皆非國王所請若有臣請付送則並皆賣來耳其日本國習

俗蓋如此今雖不從其請國王則必不尤於我國而興兵犯邊此臣平昔所聞故啓之南粵曰今聞左右之議或可或否俱當於理但日本國連年遣使請之甚懇况今來一鶚東堂乃日本國王近戚之人是必以請事為重故遣此近戚之人矣且一鶚東堂云今年若不得請則後日何面目更來強請乎一切不從恐有後弊然自上裁斷上曰約條斷不可改一開其端後將難支今答之曰約條堅如金石各當堅守不可輕改云何如亨兒曰不改約條則以米豆量給以慰悅之何如惟清曰彼雖夷狄五臟具於內無異於人年年強請不遂所願則豈無怨懟之心約條內船隻雖不盡許姑許二三隻以慰之何如上曰今來使臣雖不言三浦來居之事若不守約條則後必來請今不可開端洪淑曰庚午年叛亂後辛未年遣使來請牢執不許而壬申年即從其請折給二十五船今亦前年不聽而今年許從則彼意必以為今年雖不得請明年則猶可得請以此希望則三浦來居必從而請之矣至後日勢難然後雖許其請今年則辭以約條不聽可也○日暈○壬子左議政李惟清來辭曰頃者臣適在家有當刑之人過臣家前極口庸言叱辱並及臣亡父母其受辱口不可形言此乃巨濟永屬為奴三度逃來犯牛

盜李貴同者也臣爲刑曹判書時承服者必以此嫌怨即欲上達而以
臣之受辱不取也昨見竒別刑曹以典獄官負不能禁抑請罪以臣受
辱之故乃至於此至爲惶恐臣被辱已極廟堂重地不可安然在職請
辭傳曰昨見刑曹公事未知首末也此人將至死地者有何所忌憚乎
不可以此辭職勿辭再辭不見○領議政南袞左議政李惟清右議政
權鈞議啓曰對馬島求請事堅守約條固其當矣然隣國再遣使价求
請甚懇若一切不聽則恐未可也且今此使臣一鶚東堂云若不得請
則何面目復來請乎此言有意而發若邈然不聽則恐有後悔更加三
思而處之傳曰日本使臣處所答之事昨聞議論不一若別賜五船則
後將更請歲船然則此爲二弊事也別賜恐不可也欲以歲船五六隻
許之而若以爲不足又加請焉則約條必毀奈何對馬島每依賴我國
今不可以一二度來請輕易聽從約條則決不可毀也○進香使趙元
紀陳慰使金璫還自中朝 上御思政殿引見問中朝事元紀曰廣寧
御史及太監等稱道我國至誠事大唐人漂到本國者輒即刷還至爲
可嘉云 上問皇帝視事與否元紀曰皇帝逐日視朝經筵則一朔內
不過四五度云耳 上曰皇帝冠服如何金璫曰純用黃色矣但於一

日視朝之時皇帝御黑袍朝臣皆服自在問之則云有藩王之服當服
二月云 上曰皇帝春秋幾何元紀曰仰觀天顏不過十七八矣○臺
諫合司啓曰昨日傳教以為允犯重罪者有可生之道則減死為當死
刑之重臣等非不知也但軍機至重所誤皆抵死在法當重而不少容
貸然後軍律整矣義孫等罪闕軍律且無生道請速斷之傳曰臺諫論
啓之意非不知也然已決罪今又加之重律是再定其罪也不見○癸
丑 御朝講○臺諫四啓前事不從○弘文館上劄曰大抵愚智震駭
瞿瞿以慮者事雖危迫終能有濟若視之忽易謂不當道虞者則其為
禍終無窮是女毫釐之差或致弊於寰海畧刻之誤或貽憂於歷年此
古今通患也頃者朝廷治失軍之罪閫帥郡宰例置其律獨於沈韓小
豎曲施恩貸臣等知 殿下於此小豎斷無私係其必置之度外以為
致碎不足以威下施有不足以傷法可無損益 聖恩若果如此臣等
恐朝廷紀律從此大毀所謂寰海之弊歷年之憂終不能救矣軍機重
事雖係少誤苟不威克凶危所在無以先濟當初分部此二豎雖是主
將失畫既受其委則一軍之命勝敗之形懸在兩豎舉足進退便有輕
重兵家正法烏可以少豎而獨緩哉觀其未及交鋒率先鼠竄下氣頓

往無敢枝梧全船就層沸瀉呼救而奉首偷命不措一手其以兵與敵
之罪萬死猶輕今乃逃命賊鋒逋誅國典未審國家悞軍政毀成憲而
必欲為小豎全右之地者何意耶 殿下之曲貫雖諉諸好生好生之心
能行於二豎而不能及於全船剝割之無辜臣等未信 殿下廢法而
能保好生之仁也好生宜莫如三代聖王而臨軍有誓則斬斬以孥戮
為言其意斷有在矣今 殿下之獨欲垂仁於二豎者起後來橫羅無
窮之禍何不忍於二豎而還忍無窮之性命哉是 殿下好生之心皆
出於姑息而臺諫執法之論終不可泯也而况臺諫處耳目之任以廢
所職伏閣論爭已多日矣論者不止天聽愈邈其厭諫撓法之端已著
豈不寒心哉伏願 殿下亟舉軍法以揚兵氣以決公論傳曰軍律在
所當重但斷死罪當與大臣議處既議決之旋復改之事體不當爾等
方在侍從大臣之議豈不聞耶○甲寅聽啓覆承旨尹仁鏡將義禁
府囚人前舒川郡守韓碩豪推案啓碩豪以東伐羅島搜討事差定後
違主將之令罪斬待時也 上曰減死可也執義鄭應麟曰碩豪雖云
先貞子即馳報不囚之以請緩報之罪則其情可見况先貞之逃必是
以主帥之事難於直招也沈義孫等事則既決其罪難於更加重律故至

今留難矣碩豪事則不可容貸請依律定罪正言姜宗德曰軍機之事
所當嚴明若此不罪則竊恐軍政之解弛 上曰羅允貞之逃雖似庇
護其主帥韓碩豪已適必不庇護矣且觀其上言之意觀察使不即差
定云允貞已逃無可憑閱其罪矣此非如沈義孫之例不可依律也鄭
應麟曰今之減死於好生之德誠美矣然軍律則不可撓屈也 上謂

左右曰允啓覆時左右多數入叅者欲廣詢其事也今之韓碩豪事於
左右之意如何其各陳之洪淑曰軍律以嚴為主雖有小犯不可容貸
今韓碩豪所犯至為重大但監司關字遲緩傳報此可疑者也李符曰
軍法當嚴矣然邊將當機快斷定罪則已若朝廷如此共議事則必須
無一毫可疑者然務當示之以法須自 上叅酌分辨為當申錦曰情
或有可疑者則當自 上斟酌可也曹繼商曰韓碩豪既已納招承服

矣然少有疑處則不可輕加一罪也尹殷輔曰斷死刑重事不得已并
問事十而後決之也碩豪事則允貞在逃推閱無據一罪至重恐不可
輕施也金安老曰近來軍律解弛故臺諫論啓矣然允貞在逃不能推
閱歸一當自 上酌其情法商量處置可也 上曰若如常例公事則
當身已服不須憑問事干也今此一罪則不可不詳察也允貞在逃質

之無據當減死雖減一罪而其罪不少也尹仁鏡又以交河囚私奴于
乙山推案啓于乙山其花妻之父裴豆舍卧在房壁以足踢破壓傷致
死罪照律絞待時初覆 上曰非有情也其減死金末文啓三犯竊盜
永屬為奴而三度逃來者寺奴莫同斬待時罪又啓白丁金義孫田石
山等明火作賊斬不待時皆三覆依律○臺諫合司啓曰韓碩豪事以
軍律觀之不當減死但羅允貞持關緩報而允貞在逃情狀未得推
閱遽加死罪非輕故今於啓覆時與朝廷共議而減死矣今此沈義
孫等敗軍退北情狀判然不為詳覆特命末減軍律從以解弛所關甚
大故敢啓請速快斷傳曰沈義孫等事已與大臣等議而定罪無異於
詳覆今不可復加一罪也三啓不從○乙卯臺諫合司四啓沈義孫韓
必事不允○御書講○承旨金希壽啓曰今見陳慰使趙元紀所進之
錄乃知宗設得罪於中朝而宋素卿則不與焉設乃對馬西路倭也詐稱朝貢先到寧波府素
卿以直朝貢倭後到倫言宗設之詐設大怒乃作亂由是得罪今之生擒倭中林等二俘若宗設麾下
則奏聞可也宋素卿麾下則獻之無名今當更問中林等以處之何如
傳曰問之則宗設等所犯可以詳知但中朝若知其由則必謂東邦何
以知上國邊報如是其速也莫若不問只以唐倭人所招作文書以奏

何如問于三公以啓○丙辰臺諫合司將沈義孫韓必事五啓不從又

啓曰韓碩豪事自古以死罪而未減者未有不充軍於兩界今者配碩

豪于興陽至為失矣請移配于兩界極邊不從○御夕講○丁巳聽

啓覆臺諫合司四啓沈義孫韓必事又啓韓碩豪事不從○戊午庭試

文臣從一品以下通政以上東庭堂下官西庭東庭則上元觀燈寒食

則上已宴羣臣秋夕翫月七言律重陽賞菊臘前咏雪五言律乃御題也東庭以李惟清張順孫任由謙為試官西庭以權鈞高荆山李符為

試官○己未臺諫合司五啓沈義孫韓必韓碩豪事不從○庭試堂上官

居首金安老堂下官居首沈思順各一資其餘入格者各賜書冊筆墨

有差○庚申御朝講○龍仁駒興驛徒役秦世豪上變告大略乃前

別監朴光孫於內資寺書負末叱孫修堅同坐處誇小興海郡守金粹

潭片簡內書品時適京畿監司趙玉崐過去光孫曰如頃時則指言趙

事時此人安得為此職乎仍語父寧山君終必為高顯相馬一事亦不

習而能之非偶然也且英陵行幸之音有之當有好事我令公指言金粹

豈偶然言之○臺諫合司啓前事不見○上御思政殿親問秦世豪

朴光孫及事于世豪所言不異於初所言也命下光孫于詔獄令三

省交鞠又令拿監金粹潭○辛酉承旨尹仁鏡自詔獄來啓曰證左各

人所招與親問時無異被告者亦已詰問矣請刑訊傳曰依啓○臺諫
五啓前事傳曰追為詳覆乃異於事體故更議于大臣耳○南袞議沈
義孫等事既未減矣決罪之後更加以重律恐傷事體故前日啓之以此
但今臺諫合司伏閣廢事已久其所論執之事勉從無妨李惟清議沈
義孫等事既決杖配邊不可加罪之事臣於前日經筵已盡啓之今不
敢更有他議權鈞議沈義孫等罪既已決矣今又更論似為未穩但臺
諫論執不已是重軍律也勉從所啓許令詳覆何如從鈞議○傳曰正
兵代立者一人兼受數人之役債故分送役處多有闕立者至為過甚
全家徙邊乃律外事不可輕施也然法不嚴故犯之者多兵曹禁制輕
重當磨鍊報政府何如其問之○以李紱為議政府右贊成特授金安老
為嘉義大夫以庭試居加資李壽童為侍講院輔德丁王亨為弘文館應教
沈思順為副校理○壬戌命拿致沈義孫韓必○右贊成李紱啓曰臣
陞堂上時未十年陞資憲亦未以且性本庸下曾無絲毫之補而今特
陞贊成如此重任臣何能堪請辭傳曰卿陞堂上雖未以朝廷物望重
矣予豈不計之乎勿辭再啓不從○漢城府啓曰前者濬用監細木餘
一千匹朱紅雪綿子各二佰偷取現露者十三人也而八人因刑致死

一人方推二人在逃徵納無據故分定族親盡賣財產尚未畢納已徵者細木縣四百五十八匹耳且此被偷現露後閱所儲之數則木縣之欠千餘匹雜物則不知其數府因刑曹之文所當督徵但前被偷千餘匹尚未盡徵今又徵此等雜物則九族必盡流散雖盡徵開國以後濟用監曾經官員必不滿欠數況今此現犯者之族皆各司奴婢也而禮賓寺奴婢居多皆不堪徵納將流離溝壑必至於無可奈何之地矣國家重貨雖不可棄各司奴婢一至流散殆盡則亦非細故取啟傳曰大抵各司倉庫無面實由其司奴婢所為其泛濫豈可勝言若有所犯者不可不督徵其先所現犯細木縣千餘匹之數則督徵可也但反庫後所欠則非獨此輩所偷積漸所耗徵納當否其議于政府○御書講○兵曹啟曰正兵代立者全家入居之法載在續錄舉行而後適有朝議以此法為過當廢而不遵以矣今又舉行恐未穩當傳曰兵曹不能獨斷立法則可與政府共議正兵代立非他事之例一人兼二三人役債雖至見闕厥罪輕而取利重故犯之者多其弊已成末流難救申明戊辰年受教代立一人者徒年二人者徒三年以至三四人代立者全家入居何如其議于政府○癸亥 上御慶會樓下觀武臣射

勝邊賜
馬各一匹

○甲子觀稼于東郊○乙丑承旨尹仁鏡啓曰朴光孫已斃杖下事干

何以為之傳曰光孫已死事干守堅末叱孫今孫等其令放送且今觀

事干招辭光孫與粹潭相善其所始末不可不推告者秦世豪則仍以

以待粹潭上來後推問何如招禁府郎官其議于推官以啓○三公議

啓曰詮聞奏聞律行次有尚衣院公貿易奏聞者乃別遣之事而因貿

易遲留則殊無專委之意其貿易之物雖緊急正朝使發程不遠可於

其時入送請命姑停傳曰依所啓○義禁府推官啓曰朴光孫係獄事所

關其大光孫雖已死全粹潭上來推鞫時若有遲端則事干入亦可並

推請姑囚勿放傳曰依啓○丙寅遣刑曹判成世昌如京師刷還唐

人並獻俘馘船窓箭枝唐人則寧波府被擄出來者王濛王一克一党

作賊倭人中林望古多羅等二名也馘則全羅水使鄭允謙所斬二十

級同道兵馬虞侯趙世幹呀斬十三級也船窓扉二扇長箭二枝即鄭

允謙所斬倭船中所拾也箭枝上俱寫浙江其奏文略曰小邦世蒙隆

眷因效微勞今照倭奴打覺上國地方肆其兇頑至殺官兵不伏天誅

偷生到境臣仰仗皇威勦殺幾盡所擒中林等二名亦合即行誅戮緣

係罪犯上國未敢擅便計處今將賊倭二俘首級三十二顆及長箭二

枝船窓二扇差陪臣成世昌齋領並將搶回人王濛等八名具由陳奏

○丁卯

御朝講

上因所講書謂左右曰食乃民天農桑者王政之

大者也近來守令以農桑視為例事專不務焉其汲汲於農桑之事者有幾人哉領事南袞曰洪範云農用八政八政非關於農而皆謂之農者天之立君皆所以為民而民之中農桑得而足其食厚其生政其言也蓋如此農桑學校者固王政所先務者也近來守令等雖曰稍有可稱者以農桑學校視為例事而其間簿書之吏但以保妻子為心而以農桑為慢不知何事以至戕民生廢農桑者多其能以誠心為國事者有幾人乎九重之內 聖慮至此而下人不能奉行尤可愧矣正言鄭彥浩曰臣以病父相見事受由往來京畿江原等道今年農事甚不實高燥之田則並不得刈穫民之生業至為可憐頃者門外觀稼之地則皆沃饒之田不至失稔矣上必不知今年凶歉之至此也 上曰今年旱災比古尤甚故農桑失稔乃至於此門外觀稼之地亦不可謂稔熟○拿囚興海郡守金粹潭于獄傳曰其速推問○政府啓曰日本國使臣書契修答事已有議定故依禮曹公事堅守約條事入啓矣然此事甚非輕前者壬申年設約時六曹參議以上皆命議定重其事也今亦命弘文館臺諫參議以上並皆論議雜採衆論何如且漢城府所啓濟

用監雜物偷取者其承服當徵之物不少後日反庫所欠則不可並徵於此輩也當於官吏庫子等生徵自有其法但欠數甚多雖並徵官吏恐不充其數然若不徵之則後日效此而弊成矣在上裁絀且正兵代立之法一人代立者徒年二人者徒三年人數多者全家以此立法上教允當但自前以來正兵代立者初非無法代立者决杖一百雜物該曹置不舉行故犯之者多該曹官吏亦當推考傳曰濟用監耗欠雜物分徵於官吏庫子可也日本國求請事當與弘文館六曹參議以上議之臺諫之任但糾正是非而已况今臺諫以為約條不可輕改今雖更議豈異哉臺諫不須與議正兵代立之法令兵曹作公事啟下舉行可也代立之事因循成習其所來也以矣今兵曹官吏除授未久不可推之○承旨尹仁鏡自禁府來啟曰金粹潭詰問不服何以為之傳曰不可不窮推其往刑推刑問一次不服傳曰今觀粹潭招辭李嶺死時粹潭為仁川府使云以此觀之李嶺之死粹潭以不得相訪也但事于末叱孫招辭云李嶺之死我令公指粹潭分別且此事甚重矣然止此乎加刑乎其問于推官○下鄭蕃良賤分揀公事仍傳曰蕃之父身始免賤為兵曹書吏後為原從功臣云蕃之生也在其父免賤之後則可謂

良人矣然科舉則不可許赴矣蕃屢中科舉初試其所作又居第三其所學成就至此誠非偶然今雖不得赴科舉必有相當之職前者李茂生以兵曹書吏擢為書房色因遷司謁司謁在內或書備忘任事不少當以此能文人差之司謁書房色有關並擬此人可也○推官啓曰金粹潭事至重且辭連於事干招辭當加刑訊傳曰來初三日加訊可也九月戊辰朔○己巳傳曰金粹潭明日加刑事已教矣但其事干連壽壽堅未叱孫之中餘皆隱忍而未叱孫已開言端無乃光孫生存故發言端而不得盡言耶姑勿刑訊平問何如粹潭與李蘋之言豈必臨死時言乎粹潭云李蘋病死時吾為仁川府使其間無相訪之暇其招李蘋家奴問其李蘋病卧時粹潭來見與否則雖未知其相對所言之事其往來與否則必知之矣此意問于委官及府官明日推問後面議事其招府郎言之○庚午 御思政殿領中樞府事鄭光弼領議政南袞左議政李惟清右議政權鈞右贊成李昶兵曹判書洪淑工曹判書安潤德戶曹判書金克福刑曹判書曹繼商吏曹判書金克成禮曹判書尹殷輔漢城府左尹閔祥安戶曹參判李自堅右尹李世應吏曹參判趙舜兵曹參判朴壕工曹參判金硯都承旨金希壽禮曹參議李世貞

戶曹參議柳希渚工曹參議鄭忠樸兵曹參知李偉刑曹參議權希孟
吏曹參議俞汝霖直提學閔壽千典翰金安鼎應教丁玉亨校理沈思
遜副校理沈思順博士趙仁奎假注書金光準著作黃恬正字宋麟壽
記事官成淪黃憲入侍光弼曰古今帝王交隣之道隨時適宜處置有
方矣講和之事不須吾力若急然後屈已而為之彼人哀乞則不可不聽
而所請必於無事時預為之定可也庚午年作亂後壬申年約條已定則
固不可更生和議也但隣國屢遣使來請其中詭詐之謀難信然知其詐
而亦有不可不聽之勢也倭人資於我國以為生理自來求和而不聽
則豈不失望歲遣之數雖不盡給折而給之何害於約條也繼商殷輔
希孟進曰臣等之意與光弼所啓無異袁曰隣國之間再遣使价強請
不已而一切不聽則彼必失望故更議酌定事前日啟之約條不可改之故
別賜五船事曾已議定矣若以別賜之事恐生他弊則歲遣船內折給何
如今者獻俘乃大內殿倭人日本國似不與也然倭人其類一也累請
而不遂其欲則恐挾心而生怒也惟清曰大抵獸窮則噬人待夷之道
不可如此峻絕也古之帝王金科玉條猶或改之壬申年約條今雖更
改後日處置何有難乎臣以押宴官每接見使价頗有荒唐辭色請更

斟酌鈞曰約條不可毀也然方今國家西北將有事今若構釁南方則將何以為哉臣意須先處置南方之事而專力西北可也壽子曰本館之意大槩相同我國與對馬島前雖有約新島主殺其前島主來請以為為我國更始云若一皆不聽非徒彼必失望恐失待夷之道也符曰約條之毀決不可開端也淑潤德曰臣等之意與符所啓無異今若毀約後日更請來居三浦將何以拒絕乎克福世貞希渚忠棟偉汝霖曰約條斷不可改也自堅曰壬申約條決不可改然使价年年往來國家賜與之物浩繁國庫將至虛竭以至坐受其弊臣意以為別賜五隻限其年數則約條不改而可慰其心矣 上曰約條不可輕改之議當矣但日本國使臣滄海萬里艱關出來其志甚勤今若固拒不聽則彼必失望以為今日請之勤懇而固拒後雖更請必無遂願之勢更不來請乘我邊釁衝東擊西則邊患不息而處置甚難矣反覆商度則給之似當哀曰臣聞日本國使一鴉東堂今在東平館常言曰今不得請則何面目更來請之手此言深有意焉臣恐乘機竊發為我國邊患也 上曰後日邊釁已搆雖欲講和不可得也歲遣船內折給可也○尋曰廣聞眾議約條則固不改也然今不遂其所請則彼必失望乘

釁作賊邊患不絕則處置亦難從衆議歲遣船內量減許給事其令禮
曹作公事報政府○義禁府囚人金粹潭上疏略曰伏以李蘋死時臣
在仁川任所臣妻祖母朴安性妻在京身死妻父朴于綸則先上來臣於
辛巳七月十四日自仁川往安山衙內妻母護行十五日到京此則證
在安山一邑吏民推閱則歷歷可知妻祖母則辛巳年七月十三日身
死李蘋身死日憑閱則發明不難其時一二朔則臣以天使往還羅州
時以支應差使負或往水原或往忠清境上無李蘋相見之時柳雲平
生無半面之議何言星宿而妄言乎此則情所未到處也臣前年授義
州牧使老母時年八十三歲不忍遠離陳情上疏特命逝之今守與海
內地奉老母下去榮養無極恒祝 上恩有何憂慮之事臣雖無狀已
經七邑守令職叅堂上之列恒懷糜粉之期豈意今者有此無妄之禍
傳曰憑閣推考事遣注書往義禁府言之○承旨尹仁鏡自禁府來啟
曰被告者已死事干人等似不可隱諱而今日推未叱孫則與前招無
加減且拿推李蘋奴子則蘋之病也親舊多有來訪者而粹潭則不來
見云今觀粹潭上疏粹潭妻祖母死於辛巳七月十三日粹潭奔走於
安山等處其前一二朔亦以天使時差使負奔走無暇云今聞李蘋之

死則乃辛巳七月十一日也意者竈之死也粹潭恐不得相訪傳曰以無據之事堂上人數多加刑不可也明日命召三公及義禁府堂上

等于闕庭議之○辛未領議政南袞左議政李惟清右議政權鈞判義

禁府事李衍知義禁府事金克成承命詣實廳啓曰金粹潭事非徒

光孫言之亦干於事干招辭事甚重大臣等意當更推問然在上

酌耳傳曰粹潭雖出於事干招辭別無顯著之事而光孫已死堂上之

人亦數加刑未安雖可加刑亦當議于朝廷故命議之耳此非但為觸

上之言亦連於頃者被罪之人指柳雲等事事關朝廷不可輕棄宜當更問

今日坐禁府加刑更問可也○御書講侍讀官沈思遜曰今者人心已

定國家清明變故之事自當息矣而近來變故相仍至為恠矣今此推

鞠之事亦可憂矣國是已定公論昭然而小民妖言亦未息絕安有如

此之深憂且法立弊生從古而然臣前為掌令時見禁斷惡布多有不

忍之事大抵王政所先救者鰥寡孤獨也而閭閻之中無斗升之儲只

以一二端懸布質賣資生者不可勝數而觸犯禁網屬公其布而又轉賣

衣服以贖其罪將至流離失業者甚多立其禁條將欲防奸而窮民冤

抑不少以至風俗不美邦本搖動與朝廷更議何如上曰始立此法也

予意以為窮民以一二匹為朝夕之資者若一切禁之則恐生大弊與大臣反覆論詰矣然此在法當禁故立法耳其間窮民屬公後又贖杖則其寬抑必多矣但尺短之布又有斷之者則當禁特進官李自堅曰前者惡米之禁初立法也民間至為騷擾及今時則永絕不用大抵因循成俗則不可一二月內必見其效當悠以而待之今者屬公惡布蓄積於司贍寺恐後日復用於市裡也臣意移藏于濟用監縫造衲衣時以此為槩或三年一次頒給兩界戍卒何如或云若多屬公則造衲衣貿穀以補軍資可也 上曰立法久則可絕與否未可知也然惡米與惡布豈盍間乎惡米則其源小也故禁之亦易惡布則蓄之者多其禁之尤難自堅曰惡米之禁至立全家之法而後永絕今此惡布富商大賈蓄積甚多律若不重禁之甚難申明禁斷以待悠久可也○壬申御夕講侍講官丁玉亨曰觀此篇范氏曰予於此篇知先王以人道使民也後世則牛羊而已矣此言非偶然也三代盛時上之人曲盡人情而使之故下之人感激無怨而國祚縣長後世不然朝而使之暮為仇讎故國祚不長與三代之使民頓異矣此自 上所當留念也 上曰戍役之安非偶然也而防戍所以不得已也自 祖宗朝冬節則賜衲衣所

以重防禦也。近來該曹衲衣等事，專不致意也。特進官曹繼商曰：此篇云載飢載渴邊卒可矜憐也。人主所當愛護。昔之帝王常自體念，故有或以毛衣賜邊將也。王亨曰：邊卒離家遠戍，為將帥者所當護恤。而例皆不然也。有家故不得逃，有法故不得避，其辛苦可言。我國家先施仁恩可也。上曰：衲衣事戶曹已為公事，而其後不再舉論也。其以惡布分授各司造衲衣可也。○傳曰：前者兩界衲衣百官及各司皆令造之，此則過矣。其後戶曹分定各司造之，而衲衣之資無遺矣。云頃聞於經筵，則司贍寺多有惡布典設司亦有破帳，此可造衲衣也。但不可多備。令各司各造二、三件，頒給兩界軍士可也。前者箭竹送于兩界，而貧民則不得受焉。王之恩澤當先給於鰥寡孤獨可也。今造衲衣，新除授官下去時，付送頒給，先給貧窮者。觀察使書放其先給者，然後戶曹考其不受者，又送給之。如此則可以均給矣。其招戶曹郎官言之。○諫院啓曰：江界為奴內官成允，今以養子上言移配近道。允以承傳色詐傳，上教不死為奴足矣。况為奴則不可更移也。請仍配不允，再啓傳曰：成允既已為奴，果不可移也。○憲府啓曰：河陽縣監鄭繼曾為御史所犯雜物及木縣等事，都會官輸納者，則猶可云有置處。他餘雜物木縣則無置處者。

甚多此近於賊汚不可輕易為之當刑訊歸一然後照律可也而繼會朝官也本府不可推問請移禁府推之何如傳曰此公事不知近於賊故已命照律果近於賊則當移禁府推之○承旨尹仁鏡自禁府來放曰金粹潭刑訊而不服其所招辭皆不緊請更加刑傳曰粹潭與李蘋言朝廷事已露機微當加刑○癸酉 御恩政殿講專經文臣宣醞入侍人負○押宴官左議政李惟清禮曹判書尹殷輔參議李世貞啓曰一鵝東堂等云以留旅館無以遣懷請登高遊覽云前者使价之來請觀武才觀火者例遣政丞及該曹堂上以參之今亦依前例許令遊覽何女且歲遣船五隻折給事其意頗以為輕強請前例二十五隻臣等曰壬申年約條堅如金石各當堅守終不可改朝議已定自上以為隣國再遣使价強請不已隣好之間重違其請特賜船五隻此亦異數也臣等今不可轉達云則其意稍解焉且賜與之物正布負重以縣布代給事強請不已此有前例可以依願故臣等答云與該司共議傳曰知道○乙亥戶曹啓曰一鵝東堂所謂正布負重縣布代給事今若聽從則後必成例不可開端傳曰知道○金粹潭死獄中傳曰被告者死則告者當反坐其罪今此粹潭事出于事干言端不可謂之虛事也

然亦不可以此為實而賞之事干及告者皆可放之○丙子進豐呈于
大妃殿具宗宰二品以上臺諫弘文館承政院及八直兵曹都摠府史
官等於闕庭賜樂宣醴○大司憲成雲大司諫金相震等合司啟曰秦
世豪獄事臺諫叅鞠言端與事干少有相同處然世豪在廢朝攀附內
人作弊反覆難信之人也且今所言亦有不順處被告者雖已死當反
覆推問如無違端則已今不可輕棄且寧山君每騰奸人之口今此之
言不知出於世豪自作之言然出於奸人意思至為駭愕請早為之所
使之終始保全以盡親親之道傳曰世豪事臺諫叅鞠首尾已詳知之
矣初以世豪之告推問光孫及事干末叱孫等而拿問粹潭矣今者粹
潭光孫皆已死告者之事若予實則例被誣告之罪然世豪事則出於
事干言端被告者已死不可罪之又不可以此為實而賞之故議于推
官則當無賞無罰云故命棄之今若推之未知何以推之也寧山君事
前日出於奸人之口因大臣之啟盡適提調使之勿叅公會禁錮出入
其時臺諫上劄論其不可故還使出入如常耳寧山君今雖出於奸人
之口似無加論之事然此重事當與大臣議之仍傳于政院曰今日儒
生課試因闕庭供饋退行於明日又不可再退明日待開門招會經政

丞政府堂上禁府堂上以臺諫所啓之意議之此乃大事亦可為面對而課試不可退行故會賓廳議之耳○密陽民女卯乙非年十九嫁同府金順江生一男為夫所棄猶守節累年持夫衣服以為信其父母欲奪而嫁之涕泣固拒父母愈欲奪之已約誓矣卯乙非知其不可免自縊以死事聞旌門復尸○丁丑領中樞府事鄭光弼領議政南袞左議政李惟清右議政權鈞右贊成李紘右叅贊李沆知義禁府事趙舜承命詣賓廳啓曰秦世豪事果如臺諫所啓或有可疑處然此雖世豪自作之言憑閱無據雖更推覈必無覺迹棄之何如且寧山君恡騰播人口今非一二矣前日干於安處謙事時政府議啓欲使禁防而 上教云雖不禁防豈不自懲且其時議論不一故未為之禁防矣然迨未自恡騰播奸口如此且聞有失誤之事請預為之所終始保全則於宗社大計不勝幸甚臣等昨日已議之而因 大妃殿進宴未暇啓達今日將欲來啓適承 命來耳傳曰秦世豪所告若不實則當被誣告之罪此則言端已著於事干之招故議于推官棄之矣事甚無據雖更推問必不直承不可更推棄之為當寧山君事雖騰播奸人之口奸人無所不為豈可以此為信而輕易禁防乎拘囚王子見聞駭愕假令禁防後日

又騰於奸口將何以處之聞寧山君善治馬以故必知常人而騰於奸人之口矣今招言其事使之改心易慮何如褒等又啓曰自上友愛之誠臣等非不知也前者寧山君屢騰奸口之時若能自勉則今必不更干於奸人之事也猶不懲艾或尚治馬或好射獵或蓄走馬恣行無忌其不自警可知今雖招言何益今若不善處後難救之縱使失道不為之所此聖人之戒也須早處之可以永保終始矣去年安處謙之亂宗屬二人于馬一時皆置于外似為駭愕且一人則本非庸妄者初出於奸口故臣等只請置京禁防矣 祖宗朝亦有古事使之周衣食保居處置外方不遠不近之地善保終始可也傳曰寧山君事雖置京不失其祿而只禁防出入見聞駭愕猶日不可況置外方乎前者安處謙時當危疑之際人心不定朝廷以公論啓之而物論猶或未便今者雖出於奸口此不知其誣告與被告者之自作也不可以此為罪王子也決不可置外褒等五啓不見○兵曹判書洪淑工曹判書安濶德刑曹判書余克幅禮曹判書尹殷輔禮曹參判金安老兵曹參判朴壕禮曹參議柳希渚工曹參議鄭忠樑兵曹參議洪彥弼刑曹參權權希孟吏曹參議俞汝霖等隨後來賓廳啓曰臣等聞朴光孫獄事寧山君亦干馬

至為駭愕若盡親親之道須當早為之所○刑曹判書曹繼商來啓曰前者詩山正正叔初為自為之計而及其鞫問時推之於寧山君其情狀現著而反使禁防於寧山君未便故其時臣以大司憲合司論啓矣在今時聞寧山君無所忌憚失其處身云不得已早為之所故啓之傳曰今者人心之定雖不如祖宗之盛時然九事有輕有重雖干於奸人之口窳外重事決不可為○大司憲成雲大司諫金楊震等合司啓曰昨日臣等所啓上教云當問于大臣而無發落之教故更啓之秦世寧事其所言無的實其招內以謂七月二十日間聞此言欲質問而往來其家聞驚駭之言不即告變而過一月後告之云且世寧前為書吏甚為奸狡今以為或議于政院書吏及吏曹書吏其所言皆不足信且光孫之叢言也自言左右政丞賢能則光孫似不當發觸上之言也且秋來必有其事云五月光孫往來與海時無行幸之奇其言錯矣大槩所言未穩當光孫粹潭若發言端則可知而皆已死不可以告者而不推也恐將有奸狡之人多以言端進告之弊也雖不可以誣告罪之當窮極推問寧山君雖不干於此事屢出奸人之口若欲使保全當早善處傳曰秦世寧事今雖欲更推推之無據必不異於初辭近來告者

與被告者俱死於刑杖事甚朦朧今世豪若不服則當用刑杖然則此亦摧擊之而已且秋來有某事之言以招辭觀之非光孫在與海時所言乃在京時與世豪相議之事也此意承旨亦已知之矣寧山君事臺諫所謂善處者未知何以處置也聞大臣之啓欲置于外云豈可欲為保全而行不相容之事乎○送常木縣一千匹于平安道買穀以備江界各鎮堡軍食○戊寅議政府中樞府六曹忠勲府漢城府堂上等詣闕啓曰寧山君事舉朝論啓豈無其意請更斟酌早使善處七啓不以臺諫合司啓寧山君事且曰秦世豪事多有不順處若以為元告而不推則恐啓奸人誣告之端也昨教云秋來有某事之言此光孫在京時所言非在與海時言也臣等觀推案秋來有某事之言似出於金粹潭也先孫世豪自中相議英陵行幸之言與秋來之言相為照應其語牴牾故敢啓耳其餘世豪不順之事昨已盡啓請速推問傳曰寧山事雖舉朝啓之然以不實之事決不可罪王子也秦世豪事初以為當無賞無罰故棄之今者卿等請欲窮推且辭連於寧山君故今日已更議推鞫矣姑待世豪更推後處之何如臺諫反覆論之至於五啓傳曰若牽朝廷之啓而罪之則自上亦失矣不可先也○御夕講○己卯

御朝講領事鄭光弼曰近來六曹郎官未箇滿而陞遷弊習已成故雖曰文臣不曉事理且武班之人亦不見有大用之才其故在培養之不得其道也且古者武班之人叙於判官都事以預養之吏曹觀其才器之可用歷叙於東班是故成宗朝武班之人亦有為承旨或為六曹堂上者大抵才不借於異代在今時亦豈無可用之才養之失宜故如此耳近來六曹郎官數適成習故不務職事皆以姑息為心而事多苟且雖不得一箇滿須勿使數適然後人有固志而國事得宜矣知事洪淑曰近者可當人物數少故六曹郎官似乎數適矣臣觀武班之中未有可用材器堂上之列亦無可用之人須預培養可也光弼等又咨寧山君事不允持平李熙騫曰臣前以咸鏡道都事觀端川採銀之事採銀之穴深不知其幾且其穴甚窄縵谷三人出入方其採銀也赤脫衣服填鼻塞喉明炬火而入不得久入穴內須更復出形色盡變絕無生色其苦不可勝言今者令各官居公賤代其身役而採之似無民弊而其採之非人人所能故必償人代之端川之民獨受其苦彼地居民無恒產只以山田資生貧窮倍於他道若春秋採銀則民力殫盡必將流離矣臣意或間一二年採取以休民力可也上曰當問于該司○尹仁鏡自

禁府來啓曰秦世豪刑問一次不服何以為之傳曰當議諸大臣○工曹判書安濶德戶曹判書金克幅參判李自堅啓曰端川採銀事戶曹工曹同議與大臣建白施行不可輕改傳曰知道○政府中樞府敦寧府六曹堂上等五啓寧山君事不允○臺諫合司啓寧山君事仍上劄曰臣等將寧山事累日論啓未蒙允俞不勝寒心臣等非以寧山君為有于於光孫事也亦非以光孫事為的而言也高顯之言雖不知出於某口奸人向意猶在於此為宗社大計豈不可早為之所乎況近年以來奸小作謀旋輒藉口固非一二而殿下尚不置疑友愛猶篤為寧山君者固當杜門謝客上思所以酬報 聖恩下思所以保全吾身慄慄臨履之不暇而方且不自悔悛縱馳聘好射獵以武勇為事此奸小藉口之所以繼起者也 殿下性篤大倫情深友愛猶以不相容為念可謂至德矣然萬一不逞之徒有非今日之譬則 殿下雖欲保全得乎然則 殿下今日欲全之者適所以害之也伏願 殿下上念 宗社之計下思友愛之道斷以大義早為之所以全天倫 宗社幸甚再啓不允○弘文館副提學鄭士龍等上劄曰伏以親親之道在情與義情主於愛義主於宜情篤而義方益嚴義裁而天顯不廢二

者皆得然後可保終始而無所憾矣今者朝廷所論非欲絕友愛之懿
欲使 殿下先事為所俾知創艾以為保全之地其慮遠矣大抵處親
之道全之為右自古非不足於友愛義方無素而有不勝悔者多矣
文景古之令主兄弟之間寵愛不節厲孝二王竟至憂殞友于不終 殿
下處人倫之變不能法大舜周公之事而反欲蹈文景之悔耶臣等雖
無似官以輔養為名若少損聖德何敢苟同衆議伏願 殿下勉循廷
議早為處置 宗社幸甚傳曰予觀 祖宗朝友愛王子之事誠非偶
然而及予寡躬友愛之道大不如 祖宗而輕陷于罪辜予豈安於心
乎此當於後世必有議之者今此寧山雖不窳外聞朝廷論執之意則
豈不悔悟自新乎○唐辰政府中樞府忠勳府敦寧府六曹漢城府堂上
等將寧山君事十啓不以○臺諫合司啓寧山君事傳曰古昔帝王之於至
親不能相保書諸史筆甚非美矣甄城君事至今追悔此不可如是四
啓不允○御晝講○御夜對待講官丁玉亨曰商高宗初非聖人之資
而專致學問之力至於大化之域武王亦致學力而至者也雖間有良
知良能然措諸事業則不待學而能之者無矣事不師古以克永世非
說攸聞此萬世法言也自古流連之君不足道其間有學問者事業施

為之際多有可觀之事無學問之力者雖資之羨多有失誤之事後世
 觀諸史可驚矣 上曰監于先王成憲此言上下可法也萬世可為成
 憲則上下可堅守不可改也參贊官蘇世良曰 上教至當 先王成憲
 只可遵守勿改也更變舊章皆失也宋朝王安石以為先王不足法以
 此誤天下矣隨時制宜之事亦有之至於先王成法則不可改也○辛
 巳臺諫合司啓曰寧山君事朝廷為 宗社大計而論啓當自 上亦計
 宗社大計斯速快斷傳曰 宗社大計非不知也至親不相保乃重事故
 不先耳四啓不允○領中樞府事鄭光弼等將寧山君事八啓不允○御
 夕講○傳曰光陵親祭事會已定之而因有故不為今二十三日國忌後
 當親祭其令禮曹擇日以啓○弘文館上劄曰古之篤友愛之恩而處人
 倫之變者莫如大舜而傲慢不道有如象焉則不得已放而遠之豈不
 知疎隔之不如親近鬱陶之不如和樂誠以不害小息則終無以保全
 大息聖人之慮豈不深哉寧山君屬在至近而屢涉奸人之口當闔門
 思愆之不暇顧乃日肆輿馬聲色之玩交致無賴馳獵較勇頌有不
 謹之聞朝論之欲善處之者豈得已哉 殿下若扭於情愛不以處象
 之道處之則非但有納邪之咎恐不保源源之恩也天下之至情宜莫

如父子父教而子不率則訶責極捷無所不至此豈慈愛之不足不如
是則非僻悖妄之是安而傷恩反重矣 殿下高明燭理足以追配古
聖而處變之道反不如常人之智惜哉伏願 殿下念終于始先事而
處俾無後悔不勝幸甚傳曰今觀劄子寧山君多有不謹之事如是則
至為失矣以無戒飭之事故放蕩如此今欲置京禁防而大臣以為不
可置京云然親親友愛之道乃人君之大德也不可從也○壬午 御
軾講○臺諫合司啓曰寧山君事昨教云人君友愛之道為大若欲盡
友于之道則終使保全可也須快從廷論然後能保友愛之道矣國家
大計不可以私恩而遲疑矣請速快斷○御書講○領中樞府事鄭光
弼等啓曰寧山君事臣等以國家大計為重而累日啓之至今留難臣
等缺望請速快斷傳曰此事至甚重難但朝廷非偶然計而至為周備
啓之勉從但定處須於其奴僕之所在而可以依居則當助其不給也
其從自願送之且令守令檢察一年之內定度數馳啓其安否可也且
此事不可使詔獄治之當令宗簿寺為之勿使刻迫徐緩治裝而行至
當三公等即以從自願定送及其平安與否本邑守令每節季報觀察
使轉啓事付標入啓傳曰此事書諸史以垂後矣若只以此啓下則徒

然矣雖小罪當分明捧承傳為之其即捧承傳啓下宗簿寺發送日之
限可也米豆一年只給四十石不可也大抵朝官祿俸正布及紬亦有
之矣布紬量數許給春秋各給米三十石豆十五石可也三公等以春
秋各米三十石豆十五石紬三匹正布五匹許給事付標入啓○以寧
山君處置節目 命示 臺諫臺諫乃退○夜大雷電以雨且雨電京畿
揚州果川亦雷電○傳于政府曰性屢騰奸人之口猶不自戒交通無
賴留宿城外馳獵較勇不自知將陷於大辜朝廷大小多日伏闕同辭
牢請亟徙于外使得思愆終始保全予惟親親未盡其道處變之權亦
非美事茲用惻愴願一國公論實難固拒罪勉從之然不忍付諸詔獄
特令宗簿寺從自願定處又使任率家口歲給米豆衣纒庶免艱窘俟
自懲艾以示予友愛之情體予至懷曉諭中外○黃海道海州信川新
溪江原道鐵原安峽兩電○夜雷動兩電○癸未傳曰寧山君罪狀捧
傳旨于政府使否其召三公議之且雷聲當收於八月而去夜之雷如夏
月之作此非時之雷誠非常之災也豈無所召而然乎上下恐懼修
省至當其停養老宴酒肉依前例分給老人可也且民之冤抑莫重於
刑獄今春已疏放矣然疏放非如赦例雜犯徒年以下收職牒能職人

負抄啓分捧何如以此並議于三公又傳曰去夜之雷乃非常之災雖以小民之寃而猶用䟽放况寧山君事非預於奸謀而只騰於奸口罪之以如彼予甚未安天變之作雖不可的指為何事而在於山定罪之夕大臣等其各回思在家禁防何如并議之又傳曰昨日之夕雷電交作非常之變也當恐懼修省然修省之意不可以言語示之當捧傳旨于政府舉時推雜犯徒年以下之罪䟽放何如若已至配所者不可勿也領議政南袞左議政李惟清議啓曰雷動於收聲之後災變甚大自上警懼當矣此臣等不能燮理之所致也因災變以示應答天遣之意亦當但䟽放今春已為之今又為之則恐其煩數也然以一時警懼之意觀之雖亦為之恐無妨也收職牒罷職人負亦依教抄啓分揀為當且寧山事定罪如彼自上不忍之際天變適至故下教如是臣等意此非絀山大罪之例豈以此有天變耶朝廷共請而成命已下不可更改若如是為之恐無知小民尤為疑慮必多囂囂之語也欲定民志不可有如此氣色也許率家口并給米豆布紬自古待天倫之厚未有加於此者且寧山罪狀已捧傳旨于政府而處置節目則公宗簿寺為之事上教允當矣傳曰九月之雷古豈無之但去夜之變誠非

偶然人心豈不驚動疏放煩數之意非不知也但恐懼修省之意不可
以言語示之况今刑獄之中多有辭連未決者雖一民伸冤固非偶然
以時推疏放捧傳旨可也寧山之事朝廷之意非不知也但王子竄外
至為大變而天變如是故更議矣寧山罪目傳旨事知道○傳于政院
曰前日趙光祖等年少之徒多有沙汰矣罷職人抄啓時沙汰人則例
不舉論矣今當用恩數東西班可當處叙用事並捧承傳可也○傳曰
寧山在外方救急藥物得之必難服藥及丸藥等令內醫院典醫監備
給事捧承傳可也○政院啟寧山君置外節目單字曰此節目內不論
職牒收取與否未便請以收職牒付標何如傳曰依啓○臺諫啓曰臣
等聞因天變疏放云此是戒懼天變之事也然赦者惠及奸慝而不利
良民不可以此為應答天護况去閏四月疏放不過五六朔而又為之
甚不可也請停其命傳曰非時雷動古亦有之然昨夜雷電雨雹至
為異常予甚恐懼王子竄謫固非常之變而又有非常之天變故今日
召大臣議之以勿竄寧山君及時推疏放收職牒能職人分揀等事而
應變之道無不講究非不知會已疏放也寧山事大臣以為不可改也
故不能改矣應變疏放成命已下不可改也再啓不允○甲申傳曰昨

者災變近古所無至為憂懼此必有所召矣近觀京外罪囚或受刑四五
十次或滯囚四五年者甚多其間冤抑不小令各道具由啓聞後與朝
廷共議分揀何如招政府郎官收議于合坐日以啓○日暈○乙酉傳
曰寧山君新接間食物益督備給事下書于觀察使且寓接家舍擇邑

內白川郡寧山
君置處故云

宏濶家舍預先整掃事並下書可也○舍人尹止衡將

備邊司公事啓曰閭延茂昌不可輕易驅逐事會聞

上教矣然屢觀

節度使啓本不得已驅除故今備邊司公事如此矣閭延來居彼人則
雖不得驅逐滿浦越邊來居者則不可不早驅逐且今年江邊農事豐
稔宜令本道兵馬驅逐以絕從來彼人之心則來居閭延者亦不得安
然來住矣如此則不勞大軍而邊患可息也請勿失此機且光陵親祭
事命兼行于來月朔今年節早今朔已有冬氣之寒若至來月則寒
氣必嚴恐傷上體也且近多天變當恐懼修省以答天譴拜陵雖非
如他行幸之例然當守靜修飭請停傳曰閭延茂昌驅逐事不可輕舉
大軍故不聽耳然備邊司公事以本道軍馬可能驅逐則當早驅除粘
何爲公事可也拜陵事每緣有故追未能焉今者有天變之意非不知
也祭祀不如宴樂故養老宴則停之而此則不停矣雖當恐懼修省豈

可拱手無為乎今若停之則非徒號令不一豈安於心乎不可以日寒
 停之○傳曰今朝備邊司所啓問延茂昌驅逐事因其公事已命粘付
 為公事矣然兵端不可輕起不能固我邊備而卒然起兵不可也是故
 前者議論不一今不可容易為之與知邊事宰相侍從及大臣等更議
 決定後驅逐何如還招舍人言此意可也○以孫仲駿為刑曹參判成
 世貞為開城府留守○申時坤方有聲如雷○丙戌 御書講○丁亥
 政府六卿與知邊事宰相等詣賓廳政府堂上等議啓曰古者因災變
 有分揀滯囚之時近觀典獄囚徒受刑累次者甚多外方亦豈無滯獄
 者乎積年滯囚令各道具由書啓而其中可分揀者辨決之以解冤抑
 上教至當○鄭光弼李沆曹閔孫曹繼商金克成尹殷輔金錫括沈順
 徑議臣常以開邊為重今審備邊司牒呈問延越邊以下來居彼人歲
 增日加若不早驅勢益滋蔓宜早驅除以絕從來彼人之心且今閔延
 居人不得安心住活似為長筭幸將議彼人迫近我境漸至滋蔓當早
 驅除但驅逐之時雖只用本道軍馬驅逐之後則兩界防備諸事必當
 倍倍不多年之間兵力軍糧恐不能支且今無犯邊之釁自我先起兵
 端以構嫌隙非策之善鍊兵積穀俟彼有釁聲罪伐之則彼亦無所辭

而於我爲萬全之道金克幅議今觀李之芳啓本驅逐之舉似若可爲
但彼人來居雖迫近我疆亦是胡地別無聲罪之端今若舉兵驅逐彼
必逃遁旋兵之後即復來居雖欲更逐我之兵力先困又安知虜心憤
我無名之討嘯聚他部落覘我虛實連歲侵邊以啓將來之患乎大抵
師出不可無名凡干武備等事今姑倍加措置俟彼生釁聲其罪惡一
舉蕩覆其巢則彼必畏服而勢不復來矣臣前於經筵入侍時以不可
輕舉之意啓之者以此也傳曰今見議得之意欲驅者多而欲止之議
少當從衆議然不可驅之意亦豈偶然計乎竊彼有釁聲罪致討及捨
根本而制枝葉等言此亦熟計也然當從衆議而驅逐依鎮將所啓但
邊釁不可輕易開端更折衷諸議而處之可也南衮等回啓曰開邊重
難之事臣等非不計也而驅逐後之事亦非不計也第以彼人自言自
滿浦越邊至鴨綠江頭成部落列居云若於今年農事偶然之時不舉
兵驅逐則今年成一部落又明年加一部落彼勢漸強患終不淺大抵
凡事有機機不可失邊將觀機審勢屢請驅逐之舉亦豈不熟慮乎觀
農事及事勢此舉不得已也前日李芑下去時問於李之芳則只用本
道軍馬而驅之亦有餘云若然國之兵力不困而彼亦畏服滋蔓之勢

不成矣驅逐時以節度使為主將其道堂上守令為衛將而別軍官則
以內禁衛兼司僕抄送三四十可也且彼人將居鴨綠江邊如咸鏡道
城底野人而不許朝貢則以此懷狼鼠竊狗偷之害亦不可不慮此舉
尤不得已也傳曰驅逐事從眾議決定可也節度使李之芳虞侯許光
弼雖酋滿仍任事捧承傳而節度使處亦下有旨諭此不適之意可也
別軍官亦以出身可堪其任者磨鍊以送事諭兵曹亦可南袞等啓曰
李之芳仍任可也但兵家之事當秘密也今若承傳則必騰播矣敵人
先知而生謀則甚不可也宜遣備邊司郎官一人下諭仍任之意兼問
彼地形勢用兵多少若軍官抄殺之數則節度使必料度而請之矣傳
曰依啓○臺諫啓曰光陵親祭至為羨事然天變近甚非常所當恐懼
修省此非及期之事請停之諫院啓曰司僕寺判官李長吉不容於物
論以矣請帝傳曰親祭事大臣亦曰有災變當停之然此非如宴樂之
類但非及期之事欲徐觀為之今臺諫亦啓可停之餘不允○戊子備
邊司啓曰以司郎官弘文館校理沈思遜送于平安道與節度使面議
使兵機秘密毋令彼人先知何如傳曰可○臺諫啓前事不允○傳曰
前日已命造納衣閣延茂昌驅逐當在沍寒之時平安道軍卒至可矜

憐感鏡道防禦亦苦此亦所可軫念令戶曹年例衲衣二百件外以惡布爲絮多數造作頒給戍卒以恤邊氓何如其問于戶曹○下書于八道觀察使曰近者雷電之作實是非常之災災豈虛生必有所自寔用側身修省兢兢惕若亦慮有刑獄之間究枉鬱積致此乖氣也各道獄囚積年拘繫累受刑訊者誠可矜憐如分明罪重者自有其律矣若無辜橫罹者雖小極楚尚所不堪况於大罪手傷和召灾理所必至九獄囚始囚年月拷訊次數及情涉疑似事有難斷者其具錄以啓且民生休戚係於守令其有慈祥愷悌輕徭薄賦用刑得中而閭境蘇息者或有橫科斜斂瘠民肥己而嚴刑重罰怨讟旁興斯二者勸懲之方在所當急卿可甄別賢否不待殿最馳啓○己丑備邊司郎官沈思遜拜辭下書于平安道節度使李之芳曰卿扶滿當適但松江來居彼人等驅逐之舉卿實主之姑令仍任第兵難遙度茲遣沈思遜欲與審度形勢算無遺策其詳察賫去事目驅逐時方略秘密規畫作急馳啓思遜賫去事目其一舉事之期須待合冰日時不可預定大槩斟酌以啓其二本道兵馬之數前啓本內除赴操軍外合該五千餘名可以策應濟事云舉師時幾道入驅每一道領將幾負兵馬幾名分定備細商確道路

遠近以啓其三入驅時雖用本道兵馬以一當百者唯江邊土兵為然
可以用濟然若盡用江邊土兵則諸鎮皆空用何處軍卒守禦以備不
虞備細商確以啓其四道內領軍可當守令僉使萬戶當以幾負部署
若本道人負不足則連境黃海道內有勇略領軍可當守令僉使萬戶
等并抄磨鍊以啓其五只用本道兵馬則軍糧非如他道輸運之難舉
師之後備禦亦當倍從於前道路遠近分揀軍糧或私備或官給便否
備細磨鍊以啓其六江邊各鎮軍器不足則內地各官軍器揀擇移置
入征臨時軍士私持軍器用不用相考分揀用後還納便否磨鍊以啓
其七兩兵相接火炮切要本道火炮不足於用則京火炮破陣軍幾名
下送耶相考以啓其八兵難遙度未盡條件其更商議磨鍊以啓○辛
卯臺諫啓前事不允○壬辰 御朝講 上曰近來紀綱學校靡不欲
修舉而學校之事解弛所可慮也同知事金安老曰近來修舉學校培
養人才之方非不至也而館學儒生讀書製述皆不如古是鼓舞振作
之方恐有未至之事也文藝雖云末技然非文章則無以教輝道德文
章固不可輕也頃者詭激成習不篤學問其弊猶存須自○上軫念盡
誠鼓舞振作可也在 世宗成宗朝其右文興學之道皆以至誠故詞

章理學之士彬彬輩出近來殊不如古是可慮也詞章本乎理學理學本而文章末也然非文章亦不能潤色治道而以之交隣事大尤不可廢也聞成宗朝俞好仁乞郡在外而寵眷優渥每下書慰問又徵其所製詩文以覽之至賜養老之物此豈徒一家感動見聞者皆觀感踴躍各自奮勵術業安得不精而人才安得不盛乎今豈無其人但不自勉而已非徒儒者之習為然在廷文臣亦未聞有篤學者弘文館月課製述徒為文具亦何有國家右文之意乎上曰振作之具無以加焉良由上之人不能以誠鼓動耳且儒者之習趨向為大頃者居館儒生上下齋間有罵辱之事其漸甚大為師長者當教之有方以正其所趨可也安老曰風俗之澆漓久矣頃者子弟不順其父兄之教郎官不率堂上之言大學乃賢士之闕為師長者亦當自飭以提撕警誨而士習猶若是是則恐師長不如古也入則事父兄出則事長上乃人之常道而今也毀習尚多入則議其父兄出則議其師長安有如此之薄風此實由朝廷紀綱不立之故也上行下效捷於影響士習變化亦由朝廷而今者朝廷習尚亦不美焉下官欺侮上官郎官不敬堂上以至於公事陵上成風毀習甚多士習之不美無足恠矣欲正士習先自朝廷始

上下有分賞罰嚴明然後紀綱立而風俗變矣今之有司雖間有務為治事者辨其奸偽則胥史之徒皆懷怨心詆毀為事故人皆以苟且為心謀免謗議此當今之切弊當自 上念慮而矯正之領事權鈞曰頃者浮薄之習八人也深故餘俗尚存上人所為下有惡之者此皆紀綱不修之所致紀綱立則事無不治近日有糾察各司勤慢之教昨日臣等合坐政府招六曹郎官開論 上教憲府亦當依大典糾察百官可也但不當至於察察大抵朝廷患無紀綱紀綱若張則儒生何以欺師長百司亦何有不勤者乎 上曰百司卯仕酉罷之法雖在大典不可不申明糾察故頃者言之耳豈徒法司檢察百官所屬之司皆可糾察矣安老曰 上教至當上下相維三公治六曹六曹治所屬各司可也近來各司解弛弊成已久朝廷之上旅進旅退者能得保全務為國事者終必沉滯且觀察使主一道褒貶而守令猶不畏服若見貶黜則必曰吾於觀察使有宿嫌造言歸咎古昔盛時毀人者惡之今之世則非徒不惡反以為信是以謀陷之言易入也此弊亦大人君誠能立紀綱明賞罰用人之際覈功實分賢愚則此弊庶可除矣鈞曰六卿之於屬司觀察使之於守令若有罪則依法不饒可也而近來為六卿監司者

或惡其毀已或涉於情私不得明正黜陟故成此弊習耳安老曰
近來懶慢成習不務所業如醫學譯語天文音樂等術其所用亦
大國家勸勵之道非不至也而未見有精通者是亦上之人導率之
不得其道耳且雜學之中醫術最急於用而別無勸獎之道甚不可
也臣聞許琮為內醫院提調時勸獎金順蒙輩今為一世大醫宜
擇英銳之人使之受業則將為世之大用豈不重乎鈞曰事大之事
一國所重若無譯語者何能通情能解漢語者獨有李和宗一
人而已更無有繼之者名為通事者徒誦其語而不解其聲也業天
文者尤不多是亦可慮安老曰古者文臣性近者皆令習天文而
提調亦解門戶今則朝士宰相無有知者昔漢宣帝時百工技藝皆
極盡其能今徒有文具是不可有為也百工之類廢亦豈無振作之
方乎 上曰百工技藝雖似末務各其堂上提調所當糾檢使之專
精可也○臺諫啓前事不允○癸未 御書講○臺諫啓前事不允
○夜雷動○甲午 御朝講正言鄭彥浩啓李長吉事不允○臺諫
啓前事不允○乙卯 聽啓覆義禁府囚族親衛沈義孫韓似為忠清
水使軍官領兵船十二隻軍人百餘名逢倭船不力戰致敗人物多被

害事初覆鄭光弼曰此兩人皆已服矣然二人之罪恐有輕重也上曰不分輕重一律罪之則後必軍無統令矣辨其輕重罪其主將則軍法亦嚴矣必差輕○政院啓曰韓必已令減死但必減死而不知其所以減死之意則後日見之恐不明白大抵必非主將故特減死罪今下判付亦書此意何如傳曰如啓○丙申 御朝講○臺諫啓前事不允

十月丁酉朔○臺諫啓前事不允○夜雷動○戊戌 御朝講○臺諫

啓前事不允○己亥 御朝講○臺諫啓前事不允○傳曰朝經筵李紱

言當擇世子嬪預養之其言甚好世子年未滿十歲不宜早婚然其配

則不可不早擇而預養也○夜內方有氣如火○庚子 御朝講執義

鄭應麟司諫曹漢弼啓前事 上曰李光植李培根適之可也餘不

允領事南袞曰十月之雷變之大者臣等無狀其致此乎 上曰災變必非

虛發頃者之雷予心未安同知事洪淑曰臣聞頃者雷動八九月之間則

或有之十月雷鳴則災之大者然可弭之道正在修明政事側身修省應

天之事自古有之其當考而行之南袞曰自 上因災敬懼政事所關無所

不謹則災反為福一念或忽則其為灾尤甚矣○辛丑 御書講○臺諫

啟前事不允○癸卯試宗親藝瑞興副令季孫○甲辰親傳宗廟大

祭香祝○五更沉霧○乙巳臺諫啟前事不允○丙午臺諫啟前事不

允○丁未遣崔重洪賀正朝親傳表○平安道兵使李之芳書狀內

請遣位高重臣以主驅逐茂昌野人事命史官收議于政府領議

政南袞議今不可更遣重臣今當諭之曰委任於卿卿當出師萬全

上從其議○臺諫啟前事不允○戊申御書講○臺諫啟前事不允

○虹見艮方日暈兩弭戴夜東方坤方有氣如火○己酉聽啟覆江

華囚牧子朱得山打私婢登臺落胎致死罪三覆依律○金羅道南平縣

有女一產三子○臺諫啟前事傳曰金錫堅崔玉皓適之餘不允○送

衲衣于咸鏡南北道分與成卒○更立禁惡布法先是惡布織造人造

箴人准尺布裁割人等初犯決杖一百徒三年再犯決杖一百全家從

邊多積惡布歛散資利者亦依此例戶曹以謂此法不可更重而經赦

勿論公私賤依天文生例只徵其贖以此奸徒苟免僥倖如舊請公私

賤勿與天文生同贖隨其所犯一依受教罪之女人犯者罪家長勿論

經赦傳曰可○庚戌諫院啟前事不允○御夜對○以金塘為工曹參

判金碗為平安道觀察使○辛亥受朝賀○諫院啟前事不允○夜

白氣布天○壬子 御書講○諫院啓前事不允○癸丑
御朝講○諫院啓前事不允○甲寅 御書講○諫院啓前事不允○
以金麟孫爲司諫院正言○乙卯 聽啓覆○三公及兵曹備邊司承
命會賓廳以潘碩柙書狀議啓曰平安道所驅逐池寧恠則不過一月
程咸鏡南道所驅逐茂昌則幾三四日程程途遠近不均故日期不同
或先或後則甚不可也其計程途遠近而一掇酌定日期為當甲山府
使郭翰雖已竄而姑留之猶可為諸將而新府使朴世榮亦堂上可使
為衛將也部將則不得已自京下送且江原道亦無武臣可為諸將而
六鎮雖有二負若移用一負則邊備虛踈今次驅逐後不無邊患當先
備六鎮辛亥年北征時先遣大臣以備平安道防禦矣今驅逐平安道
及咸鏡南道則六鎮不可不固守矣抄發江原道軍馬事兵使雖啓請
此但驅逐而非大舉則不可起他道之兵耳兵使潘碩柙必以為平安道
之兵四千故欲如其數然平安道則乃全驅也宜用四千之衆矣南道
則雖二三千之兵亦可用也但以其本道之兵使之足用事備邊司隨
後磨鍊以啓且潘碩柙有武才故前此屢為邊將而但時未經用兵耳
今授大兵赴境外甚為未安擇諳練邊事之人而送之同議處置為

當驅逐後防禦措置事備邊司隨當措置傳曰兩道同日驅逐事依放
江原道軍馬不可抄殺事知道衛將則甲山新府使為堂上官而前府
使仍在猶可使之為將也部將多送則必有內虛之弊當少數送之六
鎮事初以為有二負處則一負可使為諸將矣然如此倍常措置之時
果不可移用也南道遣知兵事之人則既有兵使而又遣他將似不信
任兵使也不可以同品之人而送之宜以秩高如曹閏孫者送之○諫
院啓前事不允○丙辰 御書講○丁巳聽輪對○戊午政府議啓
曰濟用監無面非一二年所致其已出解由者豈盡反庫而為之乎所
欠至多不可獨徵未解由之人也並徵為當惡布事後年則法輕而民
玩織造者雖初犯全家入居何如傳曰如啓○己未 御書講○奏聞
使成世昌到遼東馳書曰倭人及唐人並無事領來自湯站至遼東一
路觀者如堵皆曰平生未見倭子此天下稀貴之事爭相嘖嘖嘆羨指
揮崔偉使其家人請見倭子令李和宗率入指揮立見曰此甚羨事朝
廷必有厚賞和宗荅曰我國以誠事大禮所當然敢有求賞之心指揮
曰汝言是矣然朝廷必加賞矣○庚申 聽啓覆○辛酉慶尚道監司
方有寧狀啓曰左道兵使尹熙平移文云倭船八隻木島依泊矣○備

邊司啓曰平安道則本有兵使措置也咸鏡道則曹閔孫下去而後措
置不可不速送請於來月初十日前發送何如傳曰依啓○諫院啓曰
通事金山海濫貿物貨車兩載持落後不得推尋進告禮部至使禮部
嚴刑車夫以致一人自縊而死其後中原人見我國人則必曰毋若金
山海然至於移咨下諭其罪不可輕也請依律治罪私貿物盡沒官以
懲後人何如傳曰山海之罪果深重今義禁府推治後私貿物沒官可
也○癸亥曹閔孫來啓曰以臣為咸鏡南道巡邊使如此大事誠恐不能
當也然既命往矣臣不敢辭西道南道臣皆知矣咸鏡道軍卒本不及
乎安道咸鏡南道尤不可用臣為甲山府使時計之數雖三四千無一
人可用三水輝州等路時未的知必經四五日可至矣驅逐之時水路
狹處則往來不可不留兵若留兵則臣恐軍卒不足不留兵則援兵絕
而兵威不嚴矣有援兵則回兵時亦可無虞請加軍卒七八百且將士
誰不持馬但一馬而有故則難矣前在巡邊之行例給戰馬請持十餘
匹而去且弓則前已磨鍊弦或絕則倉卒難具請加壺千餘條用後納
于本道各鎮何如且彼道鐵物不足馬蹄鐵多數持去何如傳曰朝廷
物論皆以卿為當故使之往也所啓事令該曹及備邊司磨鍊可也○

甲子御晝講○乙丑平安道觀察使金硯拜辭啓曰今驅逐池寧恠
等處而不驅逐閭延茂昌朝廷雖只驅池寧恠而閭延茂野人必有疑合
力拒之我國人雖語曰此舉不及汝等也亦必不信况如金朱成哈之
言辭勃慢者獨免驅逐彼若合力拒暴而脫有不幸則必大損國威若
不驅則已驅逐則閭延茂并驅之可也且不驅逐之前則彼必有畏懼之
心若驅逐而少有蹉跌則彼反益輕我國也臣意以為軍機之事不可
若是其踈略也且平安道事專委兵使李之芳自古軍將有都元帥副
元帥而今但委之芳若有病故則不得已臣當其責臣專不知兵事恐
不能處置大事也傳曰金硯所啓至當即牌召政府及備邊司更議○
南袞李惟清權鈞李若而荆山洪淑安潤德柳聯年金克幅韓亨允等
議啓曰今只驅池寧恠而不并驅閭延茂昌之事朝廷非不料也但平
安道自池寧恠閭延而驅之咸鏡南道自茂昌而驅之如是則皆入其
野人巢穴矣朝廷雖只驅池寧恠而亦無異於並逐虞侯李長吉亦知
此意而去待其回啓乃可知矣南道兵使潘碩梓處進退日期與平安
道同議合驅事備邊司已下諭矣待其回答乃可措置故朝廷時未定
議耳金硯他事則可能也至於兵事則全不知監司若能知兵則他將

不必別遣宜遣資憲一人往留于江界滿浦而勿與之芳猶令以為援兵也之芳三年於此道允軍旅之事必已規畫處置更使他將互主之則不可也傳曰既以委任之意諭之芳不可更遣他將也若別遣資憲人則之芳亦不自安如金克成者文武全才以吏曹判書為監司若降授然當此有事之時用知兵者任一道之責亦出於不得已也如是則之芳亦自快於心而允軍機處置之事得矣○丙寅 御朝講○巡邊使曹閔孫啓曰臣所率軍官二十人而以十六人為部將請加率何如又聞本道兵使請弓不請箭長片箭千餘部請持去傳曰咸鏡道送二十人事今已議定不可加送也從事官過少加差二員可也長片箭事其問于該曹閔孫又啓曰本道兵使啓請神機箭絃信砲而不請火箭四五百柄持去何如傳曰如啓○以張順孫為吏曹判書金克成為平安道觀察使金碗為同知中樞府事沙思順為弘文館副校理○黃海道康翎縣地震十一月丁卯朔三公啓曰冬至有世子宮百官再拜之禮世子今已行冠禮一依禮文可也且咸鏡道觀察使書狀事觀察使必熟知虜情而啓也事甚重大請廣議于知邊事宰相何如政院仍啓曰世子宮百官再拜之禮政府啓之百官既一依禮文行再拜之禮於世

子宮則世子亦當率百官先行賀禮於大殿矣但世子年幼恐未能也
此意請更問于大臣而為之何如傳曰世子既行冠禮九禮一依禮文
可也大臣必詳議以啟但今尚年幼不得行賀禮而先受百官之賀未
便更議以啟且咸鏡道觀察使書狀事當依啟廣議於冬至月招政府全
數曾經政丞該曹堂上知邊事堂上會議闕庭○御書講○三公啟曰
世子宮再拜之禮於禮文有之故依禮又啟之今聞 上教至當世子年
壯前從權停之為當此事自 上命停亦傳曰世子宜勿受禮其傳
于禮曹○諫院啟巡邊使曹閔孫以輔德李壽童自望為從事官書筵
之事重於巡邊自 上命送則己自望則不可也該司亦不當聽如
是則將有後弊不從○戊辰 御書講憲府啟曰崔世節前為濟州
牧使厭憚海外而不赴今為忠清兵使未便當依法准期不叙還除外
任諫院啟李壽童事傳曰侍講果重而巡邊使自占未便其適之餘不
允仍傳于兵曹曰李壽童之闕毋以經筵官差之以他有武才人送之
○下備邊司所啟驅逐時約條單子曰此所言將士貪於要功妄殺老
弱婦女者及將卒欲竊虜人牛馬者三公五申事並諭金克成可也○
聖節使崔漢洪還自京師○己巳 御書講○傳曰近日日氣甚寒若

為朝講則宰臣出入亦難故每為晝講矣世子書筵亦擇溫日為之而極寒之日則不須為也此意亦議侍講院可也○臺諫啓曰張順孫前為二相時以兵曹判書時所失駁適未久而今為吏曹判書未便請適憲府啓崔世節事傳曰世節其時適有病故未赴不須適也張順孫前為二相有物論之意非不知也者舊宰相雖有一時之失不可每以此論之不可適也○庚午御書講特進官韓亨先曰閔延茂昌野人驅逐難易不同臣意以為野人來居已久彼以其地為己物而居生今若逐之則必生憤怨邊警年年有之無疑矣彼地兵民休息之方更加留神處之上曰予意與朝議皆以此事為難我之兵食不足而先起釁端恐有後患但驅逐亦計後患而為之且已定計不可不逐也而驅逐後倍加措置可也於我國使臣赴京時不無侵陵之患此亦難矣亨先曰咸鏡道本非我地而於前朝避役之民皆歸其地矣至我世宗朝始設六鎮而野人願托以生焉使臣往來中原道路有害上教至當但今者兵力寡弱此可憂者也近來民間專無馬匹若倉卒則難用於戰場矣司僕寺兒馬雖散給於民間其中最良者則還為國用散給何妨乎上曰邊方之事不可不計其終也彼若驅逐而自退則好矣徒為恐

動而已則不可也。九事不可不預備也。亨先曰：臣參備邊司堂上司中之事當盡力爲之。自 上亦須留念此機，至爲可懼也。○臺諫啓前事不允。○傳曰：巡邊使曹閔孫今任大事，下去不可不引見宣醞也。其拜辭日當引見，而三公兵曹判書備邊司堂上專數六承旨史官等亦參入可也。平安道監司金克成又以重任下去，亦當於其日一時引見也。○賜巡邊使曹閔孫貂裘及弓一張、長箭一部、弓筒介。○京畿南陽仁川安山楊根、杆川雷動、慶尚道金海、迎日、密陽、梁山、機張、東萊地震。○辛未御晝講。○平安道觀察使金克成啓曰：驅逐事兵使李之芳專掌措置，但臣發行臨迫，故不得已可爲之事，書諸單子以啓。一曰：九行軍有上將必有副將軍，中踰今上將有故則聽副將節制。今者李之芳所領諸將皆用其道，守令恐難統一。臣意不計小弊，別遣副將一人以圖萬全。何如？二曰：邊臣當從朝廷規畫，不可少有違越。今者茂昌等地來居野人，或云無遺驅逐，或云只上下端驅逐，時未一定。咸鏡道則從某處至某處，平安道則從某處至某處，驅逐事亦未區畫。巡邊使曹閔孫發行前詳議，早定何如？三曰：節度使出疆後，觀察使當於邊城留鎮待變，而道內驍將驍卒盡數從軍，萬一水下有警，無帶卒使任之人

令兵曹軍官量數差遣事畢間率防何如傳曰予意欲別遣資憲一人而慮於道內有弊故以金碗為觀察使兼領邊事而碗短於將帥之才故遞御史曹判書而代之是專為邊事也若復別遣他將則是無誤卿之意也常時則不可帶率軍官今方舉師之時帶行可也但近日武士多數下送京中亦不可虛踈且於本道供億有弊不可多送也從征軍官外曾已別定九人卿其率去可也○臺諫啟張順孫崔世節事皆不允○壬申領中樞府事鄭光弼領議政南袞左議政李惟清右議政權鈞判中樞府事高荆山右贊成李荇工曹判書安潤德兵曹判書洪淑戶曹判書金克愐漢城府判尹韓亨允右參贊李沆知中樞府事曹閏孫金錫括崔漢洪等啟曰慶源地居野人朴山出入內地交通婚嫁至有作弊得罪於會寧府致死杖下其子支分配于南海巨濟等處朴山則既有罪固當死也其緣坐子支幾四十餘人皆徙于南方此甚未便雖我國之人亦是法外之事况待野人何可如是臣等聞慶源野人等以此常懷憤怨多有不恭之事兵使亦知此意故其書狀之辭如是今已定罪而還放則政令似乎紛紜然其忿恨如是以一時權宜依兵使書狀特命放還之意令兵曹曉諭野人以解忿心何如且兩道時方有事不

可使六鎮之人又有怨忿也又啓曰金克成所啓驅逐時平安咸鎮兩道之兵當分掌驅逐而有南道入者當到於茂昌有平安道入者當到於閭延兩路遠近均適事定議下去之意是也然其道路形勢待兩道啓聞可定其議也且非徒驅其上下端而已盡驅其屯落可也荆山曰兩界居人爲兼司僕內禁衛者必知其道路形勢故已定軍官而應援軍時未叢以此人等直送於驅處而金克成啓請軍官各別抄給何如傳曰初以只用本道之兵而今以兼司僕內禁衛之居其地者入送矣且所送者皆有名武士只計其一事而不周徧計之固爲不可更加詳料可也又計其道供億之費驛路之弊故前日又磨鍊實番部將九人入送矣監司亦不可不給軍官則以已赴兼司僕內禁衛爲部將而據給何如又傳于南袞等曰朴生緣坐當初熟計而處之也但此公事出於何時耶近來所爲之事乎 祖宗朝所爲之事乎近日所爲則可放也若久遠之事則彼人已於分配處男婚女嫁還戀所配之地不肯分離也况以居此土道路遠近人物虛實無所不知如此而入送則甚不當也南袞等啓曰此事於去去年始出矣朴山與權管相詰傷打我國人前年七月始定罪到配所必無男婚女嫁者矣彼知南方虛實不可入

送之教允當矣然南方人物稠密彼雖見之必畏服而無慢忽之理也
初入送時兵曹受教而不報政府故臣等不能知始末矣荆山啓曰令
其道居人爲部將而領軍則無物望而人不畏服故更啓矣部將十人則
已皆以出身朝官定之若以本道所居內禁衛兼司僕爲部將則其所率
領之人皆其族屬何能整齊不可據爲部將也以內禁衛兼司僕給克
成下去隨宜任使似當傳曰朴山事當初處置時不各別議而爲之故
未能省記也若不男婚女嫁而無分離之恨則其速放還可也傳于荆
山曰欲令邊事不至虛踈又欲令一道無道路之弊故云耳但備邊司
審思而啓之別定軍官可也○臺諫啓前事不允○癸酉 御朝講掌
令柳濶德啓張順孫崔世節事不允 上曰今驅逐野人兩界有事且
獻浮倭人于中朝南方之倭亦不可謂無怨也今方南北有事之時急
務在於足食也領事南袞曰 上教至當間延茂昌野人挈妻牽牛而
來居漸至滋蔓此是邊將處置失宜所致臣聞知邊事有識人及金錫
括之言當初數家來接時不爲處置使至滋蔓不數年間至於難制聞
彼人謂當連居鴨綠江邊云今若不爲之所則漸至強盛處之尤難矣
古之帝王雖有兵端務必寢息不肯先動病民今則出於勢不得已

也彼人雖無拒敵之勢驅民於鋒刃之下是豈輕乎但為萬世之計也
今若驅逐而使不安接則彼必深怨邊釁之起丁寧矣然朝廷當有處
之也 上曰兵雖不可輕舉因仍姑息則其勢難救故不得已為之也
但舉師之後邊釁必生而中原一路使价往來亦難也衮曰前則中原
邊事不緊措置故東八站鎮堡邊將皆以軍士為之放軍侵漁而已無
捍衛之心故彼人輕之其時使臣往來多有疑懼今則中朝邊境之事
甚完固遴選邊將精鍊兵率靈陽堡亦有主將彼人不得下來云然不
可以常時例為之也雖於中路有變朝廷當預知措置而一以收復我
境為心則可也○京畿矜川縣雷動○甲戌 御書講○傳曰驅逐之
事朝廷雖欲秘密而見平安道兵使書狀則無賴興利之徒數多出入
交通漏洩云彼若知而先備則驅之甚難驅吾民入胡地出於不得已
也今既興師動眾舉師之期來月內速定可也明日大臣等會于閣門
外承旨其以此意議啟可也○臺諫啟前事不允○傳丁都承旨金希
壽曰見爾前日所啟西征錄則與今驅逐之事雖不盡合大槩則略同
矣驅逐終始其一一記錄事畢後備書傳後可也○京畿南陽府雷動
○乙亥寧遠郡守金麒麟賈平安道兵使啟本而來 上御思政殿引

見巡邊使曹閏孫領議政南袞左議政李惟清右議政權鈞判中樞府
事高荆山兵曹判書洪淑工曹判書安潤德知中樞府事柳聃年戶曹
判書金克愐漢城府判尹韓亨允平安道觀察使金克成成都承旨金
希壽左承旨金末文右承旨金克愷右副承旨尹仁鏡同副承旨蘇世
良記事官安士彥倣注書金光準記事官金豐金馮等入侍金麒麟亦
參入祺孫以兵使李之芳意啓曰閔延茂昌來居野人今雖驅逐若無
畏服之意則明年必更來居年年舉師而逐之爲難永絕根抵之略時
未計料故令臣聞見朝廷處置及備邊司議論矣且李之芳之意以爲
詒以聲息聞見而招其酋長率行入驅兩軍齊到於閔延回還時數其
當初言不遜之罪而斬頭論其餘衆曰汝等皆當盡滅但以脅從來居
故特不加誅戮矣後勿如是來居可也云則彼必有畏懼之心矣大抵
虜俗若敗亡之地則必不更居 上問于南袞等曰此事何如袞曰金朱
成哈先來居之故其後倣此滋慢以此數罪甚當此知兵事者之謀也
但招來而斬之則似乎失信他日如有探問之事而招致必不信矣雖
不如此今兩道舉師驅之示威亦不能更來也殺之則不可惟清洪淑
曰此乃將帥之權略然招來而反殺之則後雖有可言之事而招之必

不來矣權鈞曰驅逐之時招而殺之不正也招其頭頭者數罪而還送可矣荆山曰此兵家詭道去辛亥年亦招來而竟殺其後檢善等處之人招而不來此豈可乎但招其酋長率行軍前則其率下之人必不敢仇敵畢逐後數罪而放之可也潤德曰事出於正然後雖虜情亦服矣以不順之事示之則必不畏服柳冊年曰金祺孫所啓兵家權略但彼人所居之地皆非聲教所及彼不侵我境而招來殺之則大不可也克幅曰兵家之事亦有如是者也若梟其酋長之首則其下人必畏怯矣然招來而殺之事甚不順亨先曰大抵兵事直為壯曲為老辛亥年事臣目覩之興販買賣者無名殺之甚不當也李之芳之計欲使更不來居而如是啓之也但其酋長者招來而殺之則事甚不直不可也南賓曰兵家之事不可一以正道為之之芳之計以為驅逐後更來居之則年年舉師甚難故如是啓之但招而出來則軍中率行事畢後數罪而放之不妨然彼知其舉兵之事則必不肯出來矣且在李滿住時令承文院製榜文回兵時掛之於路而來矣今若驅逐而盡數還歸則但驅之而已彼何能知其不殺之意乎須以此意張榜諭之可也潤德曰前者張榜時亦啓請而為之矣使知蒙古書者書之張榜則彼得知來

居之非而我師亦不為無名矣曹閏孫曰臣今受巡邊使重任而不知其處山川形勢及道路是不可選度今見李之芳之啓殺頭頭者似平快矣然以後事計之不可如是 上曰招而殺之不可也率行軍前數罪而放之則可矣以蒙古書書其驅逐之意張榜亦可也且起兵事反覆計之速定其日期可也南袞曰已與備邊司議之使秘密措置矣然前日沈思孫到平安道面見監司言之之時多有知之者云咸鏡北道雖不知之抄軍於端川則吉州之人亦必聞之况吏胥浮薄之徒將必漏洩大抵此舉見年之豐凶而決定故遂至於晚矣南道則近日始知而措置矣前日征李滿住也乘曉月正明時動兵焉然則十二月二十日間正當而諸事未得整齊也正月二十月間則太晚矣江水亦恐銷解也臣等在外議之正月五六日發軍則還軍應在望時也荆山曰臣見彼處之冰自水底先凝至極寒始堅雖令速為勢亦難也今年立春在十二月望後則日氣必早暖而冰亦易解也正月望前還軍則冰不及泮矣閏孫曰今日始發行到三水以至茂昌乃二十日程也到彼措置則十二月內必不能及也正月初十日前舉兵則事不窘而可得為也洪淑曰正月望前為之當也克幅曰望前無冰泮之理雪消後行軍

則可得喂馬而允事不窘也荆山曰臣前於十二月入歸雪深草沒難以喂馬故不得已歲後為之耳閏孫曰江邊之事臣未得詳知但甲山之水雖冬暖之歲歲時則必各若其湍急處則雖凝不堅下雨則輒泮立春在歲前正月望時則月明舉兵似宜矣但不得已由冰路往還其間若下雨冰泮不可待雪消以便於喂馬而為之也須早入驅可也上曰斟酌道路遠近而為之可也閏孫曰彼道事臣雖未得詳知北道則防禦軍器整齊矣南道則不如是帶去兵馬亦不整齊如有未盡之事當即馳啓聃年曰臣前於南方見之士卒不畏軍令軍必用命而後可以制勝克敵矣須嚴猛可矣上曰軍令雖不各別嚴猛自有軍令矣南袞曰聃年所啓之意欲各別嚴重矣權鈞曰受命之後號令皆在將帥不可各別傳教洪淑曰前日收職牒人及前街萬戶等皆以軍官下送于兩道在此安坐受祿者有之而此人等則從軍入死地付軍職給祿何如南袞曰以公罪作散者無叙用承傳故不得叙用矣以前銜入送戰場之意自上何以知之今若特命付祿叙用而送之則彼知上恩矣權鈞曰以前銜入送未便洪淑曰初議則以為只驅下端而已今觀兩道兵使啓本則不可不盡驅也上曰不得已盡驅荆山曰咸

鏡道則自茂昌而下平安道則自閭延分道入驅兩軍合而盡驅可也
初議則只驅逐下端今見事勢不得已盡數驅逐閭延以下來居者勢尤
強盛言亦不遜不得不驅也舉師而只制枝葉則事體未便不可不盡
驅也○南衮等退賓廳啓曰李之芳所啓之事於上前已盡啓之但
議論不一必須歸一之芳之意酋長一二人招來數罪而殺之則後必
畏之更不出來矣但招來殺之則似乎失信皆以為不可若招而出來
則率行于軍中而畢驅後曉諭舉師之意張榜而諭之可也且其酋長
輩若率行軍中則率下之人必為其酋長不敢拒命矣傳曰引見時議論
亦如是矣但彼酋長輩招而出來則率行于軍畢驅後數其罪張榜而
諭之可也且若招而不來則還有虧損軍威之弊矣招而不來則驅逐
之中落後者擒之數罪而言之曰國家當盡滅無遺以特恩只令驅逐
使保首領乃上恩也以此兩意諭于金克成曹閔孫等亦可也南衮
等啓曰上教至當當以此兩意諭于金麒麟而送之曹閔孫所去
南道則無部落可招也傳曰知道○憲府啓崔世節事依允○教咸鏡
道巡邊使曹閔孫曰國家之土地幅員曾已受之先祖邊境安危處
置今且付之信臣歷觀疆域之艱難咸得賢人以委任故令使車之至

止一如君上之親臨周家受命闢國有如召公漢宣中興老臣無踰充國致茲夷夏威德之廣被實由巡宣方略之得宜卿既武而文有謀能斷父子相繼夙有山西之風詩書為敦無愧郤縠之將前後再莅於朔北戎醜飽聞其姓名惟我西北兩鄙皆與犬豕相隣矧茲間延茂昌之原乃是我國先世之地當初務於柔遠誤聽主成可之受一廛異日勢必亂華恐如晉羗胡之居塞內屢令邊將而開說反出惡言而不恭讎我大邦蔑吾邊帥耕田畜牧招集部落而群居焉子育孫養成蘖芽而滋蔓是難化誘以口舌便當驅逐以干戈孰為公侯之干城欲授北門之管鑰憂深北顧不弔張弓之懷僉曰汝諧允膺推轂之寄只將便宜而從事不作喧呼而點兵試鎮一方之情用壯三軍之勢智無一失共為犄角之援事有萬全勿犯蜂蠆之毒宜先諭以禍福使自開其昏迷王師勿暴而安行諸將毋譁而聽令必還舊土乃止遂臣妾而焚室廬勿要軍功毋敢竊牛馬而殺老幼彼如奮臂而拒命自可揚威而加誅廓示包荒之仁俾無邊圉之憂○虹見西方○丙子以曹繼商為刑曹判書○丁丑御書論○傳曰今見咸鏡道觀察使許碗之啓則前定平府使具世璋之事甚可駭愕世璋在定平時以徐訥同租三十石

六七石錄諸納簿而實則不納下人等初推不服而後則承服此必
下人愛惜風俗而初不承服也其令禁府囚禁推問可也○慶尚道榮
川豐基地震○戊寅 御晝講○吏曹判書張順孫啓曰臣本庸劣不
容於物議吏曹乃六卿之長被論而就職未安敢辭傳曰此臺諫一時
之論勿辭順孫又啓曰長被物論而為此重任臣之意何以展布傳曰
臺諫論人亦非廢棄人物也使人悔過自新而已謹慎何有物論其勿辭
○憲府啓曰巡邊使軍官等赴戰有功而後論賞未晚而今當教送時
即除祿職於事體至為不可而尹士貞前為涇源郡守時托病不赴故
論以准期不叙還除外任鄭湘下等未經年尤不當叙用如是則法毀
而事誤請皆改正且具世璋事其道觀察使必詳察窮推啓聞而今者
又命推事干未便觀其招辭則一一承服請依觀察使啓本直訊世璋
傳曰臺諫所啓皆當近來為守令者小有厭憚必欲規避甚不可也尹
士貞依啓可也鄭湘事法不可毀亦當改正具世璋事見啓本則甚可
駭愕其刑推可也○下教平安道觀察使金克成曰將相委重中外任
均入膺股肱之權出界方隅之寄代雖異制事歸一揆永惟衛邦之要
莫重監司之選使顯節度所以嚴我翰垣俾勤咨詢所以宣吾風化故

當掄揀之際必致難慎之懷矧我平安之疆密屬華夷之界使价結轍
每困將迎之勞團伍備邊固之耕農之暇予貽肝食之慮民失奠枕之
安頃緣籌策之愆致有蜂蟻之邇加搔為快事不得於乘機斡睡當猜
計難任其近楊鼎問捍命之罪須與出塞之師念獨任之難周遣重臣
而與畫予惟卿注廷亦謀諧卿襟度宏恢才識超遠文以飾吏蔚漢儒
之名字武以却戎允趙將之威著回翔歷試之地迭振出入之聲肆輟
懸衡之才用付攬轡之手官止三品處置任宜罪係極刑裁決需稟於
戲封域之患事機之萌要察毫而慮微須伐謀而制暴北門鎖鑰資忠
愍之重名西川撫綏勞贊皇之遠略故茲教示想宜知悉○己卯 御
書講○兼執義柳思敬啓曰京畿道內凶歉太甚百姓窮乏絕食之民
頗多各官往年京倉還上今方督促民不能支逃散者亦多可矜今姑
停之請待來年秋成捧之從之○承旨金末文啓曰戶曹漢城府同議
啓目公事云惡布立法痛禁已以而略無其效者無他公私賤及女人
並只贖其間又有疏放則免罪也如此故免罪之路多而不畏其收贖
法網雖密避罪之路如是則安有禁斷之期乎今後一依全家徒邊
之法何如傳曰知道○庚辰 御書講○辛巳領中樞府事鄭光弼等

議啓曰金麒麟奔競之罪

獲孫奔競于吏曹判書家憲府之推論故命議之

甚重直為法官所

論其情則實非奔競兵使初送麒麟傳達方略者將以為從事官也若

關軍中之人則雖已被罪者猶可起送况麒麟之事情在可恕今若不

送臣等恐邊將有所失望而軍機籌畫必有所虧闕且軍資監國穀虧

欠甚多不可不徵但已往之事無限年官吏姓名亦未的知徵之似難

並從之○壬午 御書講○憲府啓曰金麒麟雖可用於邊方既犯國

法以此屈法則國事非矣請窮問治罪不允○癸未 聽啓覆○憲府

啓金麒麟事不允○甲申 御書講○備邊司啓曰北道城底野人與

茂昌等處野人往來相通驅逐時被逐之虜懷怨奔竄入向北道則不

無煽動之弊城底野人等亦不無疑懼不安之心矣臨其舉師之時招

其酋長以語國家不得已禁斂來居之虜使之退還舊居之意且諭之

曰前日居于城底者或移居于彼地而被逐之後必有來居于城底者

矣如此之人若以得罪為疑則必語之曰國家只逐其冒禁來居者耳

爾等雖還舊居萬無加罪之理前日惠山鎮彼人冒禁來居故驅之而

已此亦其例也汝等其勿疑懼云傳曰招酋長皆言之之意是矣使彼

先知則不可也其待曹閔孫舉師入驅後二三日言之可也○憲府啓

金麒麟事不允○乙酉教平安道觀察使金克成節度使李之芳咸鏡道觀察使許碯南道節度使潘碩杵等曰天地容萬物雖同撫育之仁春秋外四夷宜嚴疆場之分况狼子之野心乃弱服而強侵昔晉國無遠圖羗胡處塞內之郡良士先燭徼江都獻徒戎之策覽往事之如彼每軫念而在茲頃者金主成哈慕我威德請居閭茂來者不拒始畫區域而羈縻寔繁有徒終為滋蔓而難圖且挾貪悍之性屢發兇悖之言斯以義而動師適防患於未然暫勞民而荷戈竟靜邊而息塵故以西北二兵首尾相擁左右並逐非敢覆巢而擣穴直欲掃屯而出境今送兵符合驗發師應機出略於戲佳兵乃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輕敵非萬全之計良將必審勢而進雨雪載塗撫養士卒之凍餒威靈詆耀永絕犬羊之窺覷○丙戌下具世璋上疏及推案于政院仍傳曰今此禁府公事姑勿加刑推閱事干之意判付而敬差官急速差遣○丁亥聽放覆○鄭光弼南袞李惟清權鈞洪叔安潤德柳聯年金克幅韓亨允金錫拓崔漢洪沈順徑朴壕李偉議巡邊使業已下去路險無草勢若不可為則必將具由馳啓不可遷度中止李符議驅逐之舉雖出於不得已臣意以為非今日所當急也况南道路險且無馬草則乘

危行師兵家尤所當忌傳曰興師動眾驅之死地予之每以為重難者也今雖不驅後必不得已驅之也若滋蔓則尤所難驅也曹閏孫已下去勢若實難則豈可使人馬俱斃乎待閏孫之啟更議猶未晚也李荇之啟果至當行師動眾常以萬全而猶或有不幸况乘危行師乎然朝議已定姑待閏孫之啟可也○戊子 御書講○己丑 御書講○

庚寅 御朝講掌令韓承貞曰近年昇平已久軍律解弛兵使若令權

勛往審道路則當即往審而至於促行三四度皆不往焉以軍法論之

則將帥當依法定罪可也今當舉師之初違令者不之罪則何能領軍

成事乎大抵將帥奉命之後則當用其軍法故士率振慄莫敢違越今

以勛之罪律諸古人之法不可不置諸重典也○傳曰權勛事臺諫請

拿推何以處之其遣史官議于三公南袞議權勛屢違主將之令不自

往審委諸下人有誤軍機固當拿推但今出師之期已近若被適而來

則恐於軍事益有踈緩姑待旋師議罪未晚李惟清權鈞議同傳曰依

議○御書講○臺諫啓權勛事不允○辛卯 御書講○臺諫啓權勛

事不允○下諭咸鏡北道兵使禹孟善曰閏延茂昌等地實予塞門之

內何可使異類雜處以至滋蔓哉予與朝廷大臣勞於圖議兵出有名

事不允○下諭咸鏡北道兵使禹孟善曰閏延茂昌等地實予塞門之

師直為壯驅逐之與所不得已但卿所管城底居虜於上項兩處非徒
往來無忌亦有蟻聚而居者一朝被我驅出而楔性獸心或懷憤怨徑
還城底舊屋使其類妄生疑懼則蜂蟻之患予甚慮焉况機事小洩則
彼人必知我舉事傳諸彼土也無疑尤不可不慮卿其臨行師日期招
諸頭頭野人依例供饋給益語之曰彼人等冒禁來居國家所當驅逐
此事於汝等不關是前日惠山鎮來居者驅而出境之例也又語被逐
而還城底者曰爾等從國家之令已還本處更有何罪使安其心可也
自今一應防禦諸事倍前措置潛察彼土形跡具由馳啓○壬辰備邊
司堂上高荆山洪淑安潤德柳聃年韓亨允啓曰今見咸鏡南道兵使
啓本以道路及舉師日期相議事遣軍官韓捕往還於平安道兵使處
云而略無舉論往還相議之事甚不可也且云使權勛往探道路而水
陸之路俱險不能往探此亦兵使斟酌權勛事而啓也初兵使使權勛
率軍一百名入探而只送三四人不自往審僅到甫山而徑還則當依
軍律論斷而只推之如是則何能成事臣荆山曾以從事官往來其處
萬無不得通路之理南道兵使潘碩拜書狀曰權勛欲由水路入允事
然緩皆由權勛請重論以示軍律則號令嚴矣三水郡守則下去軍官

中多有職次相當者使差之除朝辭赴任亦不妨也元征討朝議廟筭定然後必遣將也遣將之後則其間大小兵機專委主將而已今巡邊使已去發兵亦逼而前日 上教以為軍官若有不發行若姑勿送云舉師之期只隔三十日而優游不決如是則九事皆解弛矣且厚州南山等處皆臣所曾歷見地皆廣野雪若不深則馬草可得也臣之下歸時適雪下三四丈不見草頭然甫山則草頭亦長於雪上大抵彼人聞路險不得驅逐之言必以為可以永居而無遷逐之計矣若雪深則甫山廣野處結陣而抄其精兵入送以其留鎮者往來內地運其芻糧亦可也今已遣將而不送軍官則大事不成而事體亦不當矣且權勛之職於今日政改之以懲他人幸甚軍官禹禮孫時未下去今此人倍道下去以朝廷驅逐議定不可中止之意諭于巡邊使可也不然則措置軍機之事恐解弛也傳曰權勛罪固重矣但今若治罪則有所不可故議于大臣大臣之意與予同而臺諫及備邊司之意如是今可招大臣引見而議之○臺諫啓權勛事傳曰勛事議諸大臣後發落○上御恩政殿領議政南袞左議政權鈞判中樞府事高荆山右贊成李衍兵曹判書洪淑工曹判書安潤德知中樞府事柳聃年戶曹判書金克幅漢

城府判尹韓亨先右叅贊李沆承旨尹仁鏡假注書金光準記事官李億孫金滙等入侍南衣曰權勛事兵使若定送則當即往而違令如是罪固重矣但今已入探而盡知其道路形勢則不得已率知道者入驅故待旋師治罪事前日啓之矣今備邊司所啓之意甚當如此人不得已示以國法士卒亦皆用心矣此非但為驅逐事而言也高荊山曰若有病而不得往則已矣安坐其邑而不從兵使之令如是而不治罪則彌令不行何能成事臣等意治以重律示諸軍卒然後軍令庶可行也上曰予亦非欲不治其罪也荊山曰兵使亦不得無罪然若皆罪之則臨大事不可也大抵征伐朝廷既定議而送將則凡事皆當委之於將而已且今抄軍叅兵之際有軍官不叅行者姑留勿送之命則在邊之人聞之必以為不驅而緩其事也三水甲山高山里等處皆可結陣知邊事之人如柳聃年亦以為甫山等處可以結陣潤德曰李茂亦知朝廷不能定議之意而下去邊將士卒若聞此言則必解弛矣送備邊司郎官沈思遜論以不得不驅逐之意甚當上曰果然委遣郎官則彼處事勢亦可聞見而來其遣之○倫邊司以沈思遜賈去論巡邊使公事書啓一曰大將已受命方抄軍兵符亦已下送驅逐之舉不可中

止二曰萬有水陸路險不得盡領兵馬直擣賊穴則澤中途寬平之地作陣下營略抄驍勇入驅馬草則令留營軍卒取于內地輸運喂之三曰大兵已舉今遽中止則彼虜益生騎驚尤不可中止○諭南道兵使潘碩極曰卿遣三水郡守權勛探審道路而不自馳往委諸下人卿宜快示軍律以一士卒可也優游不斷每以督送啓聞殊無紀律固當不饒而大事已逼姑賞不罪只罷權勛其令勛從軍卿亦悔悟前非盡力措置毋失軍機○癸巳夜水星見於東方○乙未 御晝講○憲府啓曰豐儲倉守金錫賢前以水原府使駁適未以宗親府典簿許衍賊吏之于利川府使金壽卿居官不謹校書館校理李迪未經六曹郎官而陞叙未便奉常判官趙演持身不潔請皆適之皆不見○諫院啓曰具世璋事干今南孝義更推而今已上來不可更送也本院問於禁府則云詔獄囚人在外事干遣朝官更推之事無例云而監司已盡推啓雖有未盡推之事不可為一二人開端也請勿遣朝官更推何如傳曰詔獄囚人在外事干若無遣京官推之之例則勿遣京官事干拿來推閱○丙申憲府啓前事不允○慶尚道青松府正兵李繼男其兄繼全得癩疾斷手指和藥飲之再發再斷事聞賞物復戶

十二月丁酉朔傳曰倭人所進梳子禮曹以不緊於用請勿受然若私賚之物或受或否矣今則糴以進獻若以不緊不受則其待夷之道何如其以此意議于三公南袞李惟清議倭人奸詐托稱進上雜物多數賚來若隨其所獻而必皆受之則亦有後弊當依禮曹勿受爲便權鈞議遠人自稱進上而獻今若分輕重而或受或否則有乖待夷之道而於事體亦似猥瑣依上教受之爲便也傳曰遠夷所獻之物分其緊否而或受或卻則其於待夷事體有乖故予今下問矣三公之議亦不一依此公事勿受可也○御書講○臺諫陰前事不允○戊戌下巡邊使曹閏孫啓本于政院仍傳曰今見閏孫所啓之意則彼人言語至爲頑兇驅逐之舉勢不可中止但其三水至茂昌六日程自茂昌至金主成哈部落二日程自茂昌至本鎮今雪至一尺云雪又多下而馬草亦難則領軍馬入歸恐於中途有狼狽之患且權勛今已往探道路則芻糧勢必優賚也且京中將士已多下送其道軍馬亦已多定爾今又加請六百名如是則其道之兵無遺從征芻糧之繼亦必極難且事畢後防備諸事當倍前措置不可使一道之民皆至先困也予甚憂慮此意其言于備邊司○承文院以閣延茂昌驅逐謗文入啓其文曰朝鮮國

平安道節度使奉兵曹關該為曉諭野人事國家西北兩界原係太
明太祖高皇帝准請之地自咸鏡道馬州姑未坪起至平安道碧潼郡
沿江上下皆係我國邊境自來不許野人占住以疆彼界截然有限頃者
金主成哈請居我茂昌越邊之地悲辭乞哀誠意懇至國豈以主成哈會
是歸順視同我民只許本身住活丁寧曉諭無得連結他虜犯我境界
若或有違並汝逐還其所以待遇之厚戒諭之明爾等豈不知乎所當謹
守約言圖報恩遇而乃反驕倨自肆忘我之恩背我之約不數三年間
誘引諸部種落沿江列居耕獲我田野畋漁我山川不有我國禁以逞
蔑我之心罪惡貫盈義難容貸即當數其所犯年還本土而第緣國家
待人不過冀以自新乃令邊將申論而爾等不服已罪凌轅使者奪其
騎馬而提曳之曰今日殺汝亦惟我生汝亦惟我又曰非斬我頭投諸
江我無聽汝之理其兇悍之性至於如此豈但我國家之辱天地神明
之所共憤也我待以仁爾肆其惡我示以順爾應以逆孽自汝作又誰
咎哉舉兵問罪不得不爾然以國家好生之心不忍便行誅戮戒諸軍
若無干犯戎行人口一無所殺牛馬一無所害財產一無所掠但使之驅
逐出境爾得還守其生業我亦保守其疆界豈非兩全哉如或不悛

在法無赦各思自全毋貽後悔故茲榜示爾宜知悉大提學李符之製也○金羅道錦山雷○已亥 御朝講持平李熙審正言金麟祥啓前事命遼許衍金壽卿趙演不允 上曰昨見巡邊使書狀彼人言辭頑惡驅逐之舉不可中止三水郡子權劬往探道路時裁程四日入歸還來時倍道而行二日出來云然則累日程途軍士必作長蛇陣而若多下雪路塞將卒多傷領事權鈞曰不驅咸鏡居虜則被逐於平安之虜勢必盡歸於咸鏡故不得已合驅也 上曰巡邊使加請軍六百名前已多入送而今又加送若致多傷則後日防禦之民亦無此所未安權鈞曰軍士多斃入送則馬草尤難特進官金克幅曰初朝廷之議則只欲驅逐下端小部落以示兵威使上端居者畏懼自徙矣沈思孫往還後李之芳云不與南道合驅則居此者皆歸於咸鏡之境後弊難救云故更有合驅之議矣大抵彼土雖平時往還之人猶有凍傷者且今入寇而士馬盡傷則驅逐之後必有邊患疲困之兵難可復用且聞軍糧亦已散給若雪塞中途不得入驅則此亦虛費廩穀而已古人與師動在萬全必百計而後動猶不能保其無患况此甚難之事乎 上曰巡邊使未下去時所當熟計而定今已下去不可中止但聞路險雪塞士

馬必多傷也。權勛曰：以單騎往還而勢難如是，萬軍入驅，安保其無害？克幅曰：今無陷城殺害之事，而舉無名之師，恐不能萬全也。上曰：下雪與路險，馬草等事，朝廷孰不計之？然今大事已定，不宜中止。○傳曰：南道雪深路塞，則非徒本道士馬多傷，京中所遣有名將士不得進退，而糧絕飢斃，則是臣可慮。況驅逐後防戍亦倍，人物尤不宜多致死傷也。反覆思之，事勢極難，然今已遣將不可中止，但在前敗軍必由糧小。今驅程途雖云八日，贏糧則當倍之，其以此意諭諸備邊司。○吏曹以金克幅曹繼商尹殷輔擬吏曹判書落點于克幅，仍傳曰：即召為政。克幅三辭不允，傳于政廳曰：戶曹判書今有闕，當以六卿推移，但李自堅筮仕已久，年齒亦老，時為戶曹參判諳鍊本曹之事，其以單望擬之可也。且古則六曹漢城府堂上間有武班之人，近來未見有武班人，如有可當者，差之可也。○以張順孫為判中樞府事，金克幅為吏曹判書。李自堅為戶曹判書，洪景霖為戶曹參判，金錫拈為漢城府左尹。○慶尚道靈山縣地震。○辛丑，戶曹判書李自堅辭曰：臣本庸暗踈濶，年老病風，不能治事，前已致仕，不蒙俞允，黽俛隨波，又為長官，至為未安。請適傳曰：卿立朝已久，年且耆老，今可陞職，且以為參判諳鍊曹務，何有？

不堪乎亦斟酌任之以卿耳勿辭三啓不允○平安道咸從甌山縣地
震○壬寅政院啓曰祈寒盛暑不輟經筵實是美事但大寒已迫日候
極嚴今日晝講恐妨 聖體傳曰己令為之不可已也自明日後觀其
日候取稟 下沈思遜持來成鏡道巡察使及監司兵使啓本于備邊
司 命名三公議之○傳曰世子嬪時方揀擇未定矣但 慈殿有大
病後氣候不如前日且世子明年則年亦十歲 慈旨欲速行吉禮於
來年而早婚古人所戒然 慈旨如是故欲聞朝廷大臣之議其招三
公並議之○御晝講○領議政南袞左議政李惟清右議政權鈞議啓
曰古人雖以早婚為戒我朝宗室嘉禮多行於十歲或十一二歲之間
况以主鬯之重早定厥配何不可之有 上諭三公以憂慮入征士馬
凍傷之事回啓曰彼入征將士雖冒風衝雪而歸若聞 上意軫念至
此則彼必皆不知為苦也古云三軍之士一聞人主慰言則皆如挾纊
此豈偶然乎但以軫念之意下諭將士何如如是則軍卒聞之而必先
感動於心樂赴戰地矣傳曰以言論之則似不詳悉其以予軫念之意
添入下諭書內可也○臺諫啓前事憲府又啓曰戶曹判書李自堅立
朝雖久但其人品不合於長官請遞傳曰李自堅果年老然立朝已久

且諳戶曹之事不必適也餘亦不允○癸卯臺諫啓前事不允○備邊
司啓曰驅逐九事咸鏡道則屢論朝廷之意平安道則前日再有啓請
之事皆不允俞只答以文書不遣朝官往諭彼必疑悶請遣朝官九朝
議及來正月初六日不得已舉兵之意面諭之則李之芳亦必為快且
咸鏡南道雖近道路高險水且急流冰合不堅馬草軍糧皆難平安道
則雖遠路亦平易馬草軍糧必易備舉師日期毋或相違事並諭何如
傳曰依啟○日暈戴○甲辰諭平安道節度使李之芳曰從征士卒觸
冒風雪遠涉異域慮或多傷卿領此士馬勞悴必倍_{政院因朝議}日常軫慮不能少
弛特賜卿毛衣一領弓箭各一部_{稟韃請緣具其勿謝恩}
命○丙午領議政南交左議政李惟清右議政權鈞遣備邊司郎官啓
曰諭兩界監司兵使及巡邊使等書鄭士龍所製大意只言將帥艱苦
勞悴之情不言軍民調發騷擾之弊又欠自_{上不得已與師之意徒}
文煩而不切多有刪削處即令大提學李符改製下送何如又啓曰今
遣官賈論書只付將帥而不親諭軍民則事似忽略須令仍留當師期
臨近而宣諭之且令監軍何如傳曰如啓○諭咸鏡道巡邊使曹閔孫
觀察使許硯南道節度使潘碩杵平安道觀察使金克成節度使李之

劣等曰予嘗觀古今之策以爲兵凶戰危非所不得已則不得舉也然周宣六月之師亦為玃狁之故則今此驅逐之舉豈得已哉予以主成谷嘗歸順於我許居茂昌越邊之地爲國蕃衛彼虜不念我恩誘引他種沁江列居部落彌蔓屢論斥還益肆惡語其茂我甚矣失今不圖後難為計今日之事不得不爾卿等皆衆籌畫豈有不知而更以言論乎第念邊民狃於昇平不識國家此舉實爲久遠計也嗚呼予豈忍驅我赤子以就於凶危之地哉彼虜生齒漸蕃地形漸逼氣勢益強慢傲益深國家終至於不可制則吾邊氓之禍其可盡言哉彼虜之害前則以歲月計今日之勢非朝則夕我之所以應之者豈容少緩此亦卿等所盡知尚恐邊氓猶有未解予意者也嗚呼時當沍寒邊塞尤甚念惟士卒暴勞飢渴之苦予雖有輕煖甘珍何忍獨御哉臨卧忘寢對案廢餐不敢畧刻暫忘于懷想惟卿等亦當如是思與士卒同體予意故論○

備邊司郎官李公檣賈去平安道事目一曰師期平安道則來甲申年正月十一日咸鏡道則初六日事會已啓聞但今年則立春在歲前十日舉師差緩依南道所啓初六日畫定舉師一曰平安道則閏延南道則茂昌至入驅後兩軍准到金主成哈屯相會後還師事已下諭矣

然金主成哈屯與金巨大屯相距遙遠若無可驅之虜則先驅兵馬留待相會勢必糧盡困極矣不特此也擁大兵久住他境不無意外之虞畢驅所受屯後除留待還師便否通諭相議為之一曰平安道則所經里數及虜家果譬南道差倍矣南道則軍馬單弱水路險仄征馬喂養不如平安道矣平安道則至金巨大屯而入驅事開說一曰大軍與彼虜交鋒時軍令若不嚴重則將士勢必濫殺非國家驅逐本意須三令五申勿令恣意○丁未臺諫啓前事憲府又啓曰世子吉禮已定於明年大抵宜早擇厥配而不宜早行嘉禮世子年歲太少而其吉禮之義自與諸君不同况女德年幼則難知其賢否請預揀擇姑待數年而為之且正朝會禮宴載在禮文而近年久廢在所當行且年飢而西北有事請停且聞黃海道守令多赴驅逐處一道幾空大抵守令之從征者其弊不貲况今年其道失農尤甚乎諸將之不足者請以在京人送之此事兵曹秘密為之不得詳知故未能早啓傳曰世子吉禮事古人亦以早婚為戒故予意亦以為太早但 慈殿大病後氣力不如舊時以未行大禮常以為未安欲速為之故議諸大臣大臣亦以為主鬯之重早定厥配無妨云欲於明年行之且雖定於明年何必行之於早春待秋冬間

亦可行也黃海道守今事平安兵使啓請予意亦以為難但兵曹曾已
差定所兵使必已分遣今若更遣則彼此不及不可改也會禮宴事載
在禮文故欲為之依啓可停餘不允○滿浦僉使李誠彥上疏曰臣今在
邊隅察得四郡形勢四郡之地險於吳蜀賊石大據難用兵馬又不用
舟楫其間若有智能者出統領群胡以行紀律輒於有事時守上下扼
吭則雖有杜預之智鄧艾之才不得裹氈推轉以下燃炬燒鎖以進我
士則賊路四通五達今彼人出入我境恣行漁獵各鎭堡主山之外皆
為彼人漁獵之場獵機漁梁幕宇馬跡遍滿山野至登鎭堡後山窺占
虛實漁獵彼人不得捕誅國有定法故各鎭候卒相逢近境不得下手
只以言語禁止彼不知畏恣行無忌漸至大熾則為患不小正如癰疽
結於腹背臣以是區區疏陳眷眷報使轉啓者不啻再三而未蒙俞允
久矣今聞驅逐之首此臣夙昔所願一朝獲伸踴躍鼓舞歡欣樂聞但
驅逐之說初中於何所歷觀古今王者於夷狄有罪則征討無罪則
防備未聞有驅逐之事也但聞山陲有惡虎驅逐之言然見惡獸豈容
不射若不殺而徒驅之則輒驅輒還軍無休息時矣今者驅虜之策何
異於是哉彼土無沃饒之地來居此土者耕農漁獵之利什倍本土豈

能以火廬驅逐斥去之乎非但不能斥去恐有受辱之弊也我國以叢
爾小邦三面受敵而隋唐竭天下之力不能屈夷戎盡一地之兵不敢
犯者徒以我土士氣精銳爭奮踴躍鋒不可當以至於今四郡虜勢
自三水至滿浦列居江邊者不為不多溫火衛初面建州衛初面連境
混處虜居極繁四郡之虜亦皆初居此地而移來者也此地距山端他
時哈地寧貴朴山等家或一日程或二日程許建州衛酋長李銅兒所
居部落亦一日程許虛空橋以上虜居又各有附近元居彼人我軍雖
至間延以返十三四日乃可返彼人請兵相救則只在數日之內我軍
無斬獲爭奮之事將士懈惰跼蹐冰路徒有寒縮摧挫之苦略無勇敢
鋒銳之氣及入其境只開諭諸寇焚蕩室廬置敵於後引軍深入乃兵
家大忌必敗之道也彼將肅褻其群又請元居野人以絕我歸或斫木
塞路或代冰奪路於兩岸無陸路絕壁扼吭之口挾水登山左右俯射
則我軍長蛇之卒雖列百里勢不得首尾相救事至於此則雖使孫吳
為將不知為謀矣為今之計節度使率大軍直入虛空橋歷盧芮趙明
于至間延咸鏡將士亦歷厚州茂昌至間延而虛空橋以下元舍吾大
朴山童他時哈等三屯分遣偏將掩取則必得大獲矣三屯分遣將士

仍屯於趙明干等處要害之地以救邀擊絕路之謀則上下之軍聲勢相應軍威大振觸之者碎犯之者糜彼皆奔竄山谷救死不暇何違謀我彼居本土者聞聲遁避自謀保全不得相救且理山等虜亦可畏盛遠遁何不出此萬全之計而欲舉驅逐之末計乎臣刻意此舉常與諸胡相語粗知山川形勢內外胡居道路遠近可及相救等事今欲舉此不納臣言則是耕不問奴織不問婢臣恐宋襄之仁不獨貽笑於前矣臣聞前朝統合三韓而鐵嶺以北狄踰以西或入或出旋得旋失國無常界恭惟我太祖天縱聖武奄有大東南盡于海西北抵于鴨綠東北抵于豆滿猶慮夷狄之近境越江艱險櫛風沐雨親征西胡遠近望風莫不奔潰北至東寧東至皇城南至于海胡地一空太宗繼世漸磨既久莫敢誰何第緣昇平日以守臣失禦鏡城以北陷為賊藪太宗軫念恢復力不能及至於世宗朝江界以西亦被侵掠群臣獻議縮地而祖宗所受雖尺地寸土不可棄也不從群議斷自聖慮連舉大兵西征北伐以復舊疆置鎮守之逮及世祖朝群議復起又棄四郡可為痛心雖然世祖成宗連舉征討胡虜遠遁婆猪江以東也虜江以西略無虜居遭遇廢朝國家多事無暇西顧至聖明當天

胡虜歸順邊方寧謐一不示威李滿住子孫若曾若玄成聚還舊他虜
亦漸來居婆猪以東虜居之盛近尤甚焉閭閻攢地耕種地窄漸至列
居四郡也虜以南亦漸來居上自三水下至義州將為夷虜之居不但
此也我國力不能禁隔江相處備知虛實乘時動發則臣恐鴨綠以東
又復有出入之勢矣 殿下其忍坐視 祖宗暴露民骨創得之地轉
為虜居而不救乎患之不覺慨然涕流焉且彼虜今被驅逐旋復仍居
更被征討則已矣脫或即今還土彼則無小失傷我則冒寒遠征人馬
困乏羸弱凍死委首於冰路則不得示威反貽譏笑大損國威略不知
畏其為患有不可勝言者矣今一驅逐後欲征討彼之待我之謀有甚
於今日恐不能効功於其間矣今若征討大示威嚴則彼將畏威相戒
曰不可更得罪於大國云爾則邊患猶得小歇辛亥北征人皆謂彼之
報復必大而彼乃畏縮至今不起邊境晏然豈非畏威然耶驅逐征討
彼之怨怒一而我之用力懸殊只自示我之弱而彼之驕也已今平驅
逐彼必仍居更議征討又復為患大舉西征事終至於此而後已何能
連動三舉乎今若征討則可除驅逐一舉之勞費矣王者於夷狄兵殺
以威之仁德以撫之近者威之遠者撫之乃攘斥夷狄之道也今

以兵殺斥逐而欲以仁德斥去是猶治病不以藥石也今之議驅逐者必曰彼雖來居近地無犯邊之罪征討無名今姑驅逐如不退去更議征討可也是大不然節度使奉國家之命每年春秋遣軍官開諭其不可之意又詰之曰如不退去當舉兵問罪云者非一二年矣彼之不即退去者由我之言不信無足畏也大抵我國之病皆由言不信行不重也軍令之不嚴由是也法禁之不一由是也紀綱之不立朝廷之不肅皆由是也書云朕言不再之說何謂也國家遣軍官開諭遣大臣開諭有何異乎况童他時哈則本鎮每年焚廬驅逐仍居者乎人之於子固有慈愛諄諄教之如不順從必撻之杖之甚者論以不孝告官殺之此虜來居禁地來耕我土不從國命言且不遜遣人開諭奪馬窘辱以此成罪不可謂無名國之於此賊有何慈愛而不一發怒猶恐其見怒也古之帝王或有好大而征討者今之征討孰曰無名孰曰好大誠勢所不已也我先 祖宗連舉征討豈為病民豈不慮後日之患也亦所不得已也或云當今之時不宜加兵於夷狄云者臣不知其意焉我 陛下得已也或云當今之時不宜加兵於夷狄云者臣不知其意焉我 陛下以英武之資承熙赫之業不於此時乘機斥去而坐貽捍禦之憂於後嗣何異養癰待潰反毒五臟者乎宋真宗當澶淵之役厭苦兵革不聽

寇準之言反信讒間之說曰數十年當有捍禦者吾不忍生靈疲困姑聽其和可也不知和之一字終為宋家亡國之謀悍禦之孫竟不出而遂使徽欽幽化於金恭帝降元以亡其國若使宋朝諸君聽寇準李綱岳飛之言則事豈至是乎先儒曰苟道之所在則雖爭之彼地可也况今爭其我疆乎臣今疊疊開口以煩聖聽者豈無所蘊我之待彼終不得和好之事又有一焉今雖驅逐還土而彼必不棄四郡漁獵之利依舊結蒂長住我境而必待入寇或至搶擄而後捕誅乎不預防於未見而欲救之於眼前雖有飛將其何能及彼已怨忿還土其報復之意豈偶然哉征討之後將約之曰鴨綠以東胡人入來雖曰漁獵並以寇賊論云而江界境內各鎮堡驍勇軍士抄出別加撫恤臨時觀勢或送四五十或送七八十分休體探伺其胡虜入境虜俗燔柴就寢因其火光短兵相接可得盡殺其逃躲者伏兵捕捉如是數三則虜不得躡足於鴨綠江東矣若只驅逐征討之後又以此為難而不捕不能禁彼出入我境則上土以上農民不得出頭矣但茂昌邑城越邊會寧野人金伊郎哈金合多金下古金三馬鍾城野人金者通介等五家來居命咸鏡將士勿屠殺其家溫火衛朴阿陽介等六家同居於此

勢難分辨寧失溫火之人勿害六鎮蜀人幸甚金主成哈等部落居其次實是罪魁誅討必有此始則庶可大獲矣茂昌以下固無六鎮野人作戶來居者子弟婚嫁隨屋者間或有之如曰六鎮子弟者勿殺撫慰則雖不得盡免其脫死者傳說其類六鎮之虜庶可感其國恩矣且征討之後在我備禦之策不可與平時同規條陳七事並錄于後伏願殿下採擇焉其一曰臣備觀江界以下義州以上各鎮堡形勢軍數防備之事各鎮堡士兵不過二三四五之處尚多專用南官軍士防戍今者例以道路遠近推移分防務要均一今赴水上者後赴水下輪環無常為將帥者只率三朔而適若視路人為士卒者若託行旅以致將不恤士卒不愛將上有良將不得教養行令下有善卒安能親上死長脫有變故所謂驅市人以戰何能成功乎士兵數少之堡則雖欲邀擊絕路以施奇謀南卒不觀賊路要害且無敢死之心奈如之何非特此也昇平日久軍令懈弛雖有軍裝者例不賫持空拳來赴焉臣意以為遠近分揀元定赴防勿許更變永以為式則將帥撫恤南卒無異士兵士卒畏愛將帥有同本將教養有素恩威並施士卒無窺避苟且之心軍令可行軍裝可持當遭賊變如根本之制枝葉手足之捍頭目矣且士

卒居停主人各有舊分其飲食菑糧亦必便易矣其二曰江邊各官土地瘠薄孔徭役不以田結出定例以軍丁出役進上大鹿皮一應貢獻之數計口出定於軍人如大鹿皮者不得無痕又無准尺者收合縣布買得於京中受賜之家納焉貢物之類亦不得以本色自納各司主人防納并用縣布邊方縣布不產其價至貴雖罄一年農作之收難應一年一家之役為官吏者亦因緣濫收民不能支流亡相繼方伯亦以進獻禮物不能自陳其弊痛哉鹿皮者用之於裁割製造有孔何害前者或有陳弊禁止而下之奉上不得擇其美弊仍不革人主好惡一國即順伏願 殿下嘉其有痕者責其無痕者則弊可即革矣大鹿皮內庫多有舊儲勿頒賜以備內用或限年蠲減或永除幸甚其品過厚且麤不合製造不若中小鹿皮之品好造便實是無用之物但出入內帑椒親宦寺太醫諸宰之家以作皮帑而已永除何妨以中小鹿皮不擇有痕代納則雖不分定民間可以山行所提納之裕如矣凡進貢之物亦禁防納之人以本色納之則軍民庶可安業矣且官吏不恤民隱可以官中自備之物如獐鹿之類亦定於民間民無網罟不得捕捉并以縣布代之并命嚴禁以祛其弊幸甚其三曰江邊地廣人稀俗不耕並作

之田各官元屯田及屬公田流亡人田皆假屬屯田例給軍人耕作不以見出數納之而定額督納數亦不少以成其風久矣林木鬱翳以陳之山亦在分授之類不耕不種依額納穀人不能支流亡亦繼命遣京官親審其地擇其可耕者付籍各令官屬耕作勿令勒給軍民耕作而其以陳可棄者棄之流亡人田亦給貧民勿許濫占官田以安軍民之生幸甚其四曰滿浦彼人供給米糶滿浦高山里兩鎮屬防軍民受出於江界府輸運例也軍士分二番十日相適居外村者入鎮下番兩日不得治業應休息者只八日也而江界距滿浦四息餘程往來四日受納之際亦延留數日又不得無虧欠土產田米則已矣不產稻米徵納弊甚不貲彼人連絡出來下番軍人長立輸運之役蹙無休息治業之暇府納各官田稅量一年用度之數移納滿浦倉府官來往出納以除輸運生徵之弊則兩鎮軍人少有休息且鎮將士例受朔料元無儲糧如有不虞大寇圍城曠日持久則以此補糧亦一大助也其五曰江邊各鎮堡僉使萬戶權管例不擇遣擇將委任之意安在命遣出身謹勤有將來者差遣觀其軍政得失或叙顯職以勸其善或黜治罪以懲其惡則各自飭勵軍政有得士卒得安矣大抵武臣先除權管等職

文士必除守令之任觀其賢否遷叙顯職他無徑路如漢宣之擇人於
刺史二千石等吏則軍民庶可蒙澤官爵無有濫施超越之弊矣其六
曰黃青洞堡當賊路要衝今則加設梨洞登公仇非兩堡於外黃青居
內無防賊之地梨洞堡當賊路要害之處防禦最緊士兵數少只有十
五名並皆老弱黃青士兵二十餘人皆為壯實乞革黃青堡合防于梨
洞堡為當其七曰今者守令殿最觀察使同議兵使而兵使終不叅故
守令雖不修軍政稍察吏職則得最是以兵使之威反不如都事軍政
解弛彌令不行允赴防軍士守令專不用意整齊起送以致防禦虛踈
平壤官吏則以觀察使郎僚尤不畏兵使赴防軍士例稱緊關差備過
半不送其入來者亦不持軍裝頑慢莫甚臣意妄以為京官兼職廢貶
別受於其衙門守令之僉節制使僉節制都尉廢貶依京官兼職例
別受於兵使則兵使可考其軍政得失守令亦有自警之心軍政
可革號令可行矣臣今觀此道風俗其來已久難可卒變若只以前規
治之不以時振起類網則軍政無時得修防備無時得完矣伏願
殿下勿以為在而忽之臣聞無敵國外患國恒亡若人主狃於昇平志放氣
逸或私畋遊或私酒色或私宮室或私貨利或私宮妾或私子孫營業一

念萌中群邪蔽之以至於亂亡伏願 陛下進賢納諫去邪遠讒當
游畋則思其荒當酒色則思其沉當宮室則思其奢當貨利則思其慾
當官幸則思其昵當子孫營業則思其濫居安思危臨事處重無敢怠
忽無或驚動大綱既正萬目畢張國勢堂堂安如盤石征討之後雖有
鼠竊之患何害於國脉只煩 聖慮而已不可以一特難忍之痛不治
腹背之癰疽也自古夷狄之患無世無之在人君內修心德外備攘斥
而已臣違離前席十有二年身雖處外區區之心何嘗頃刻不在 殿
下左右臣顧以駑鈍殞身喪元不足報塞臣再眷之內連喪父母同腹
四人又臣三男早夭不育只遺二女兩孫置家來此而兩女一孫今春
二十日之內俱死臣心肝摧裂疾病纏身形骸癯瘠精神昏耗飲食日
減鬚髮盡白臣不念身病不顧家患邈在天涯以糲飯辛醬猶以為甘
者徒欲忘身殉國以副 殿下委命之任不知狂僭冒陳情懇伏惟
殿下憐其獻芹之誠寬其妄言之誅如或採取以補內外之治萬一則
臣雖曝骨江邊萬無所恨 命召政府兵曹備邊司堂上傳曰今觀李
誠彥上疏其陳弊事自有該言回啟不須議之其曰閣廷茂昌之虞請
勿驅逐而欲征討此雖已定之事實是大關故不可不議諸朝廷朝廷

初欲驅此虜者不欲開邊釁也如彼人面獸心之徒沿江列居滋蔓難圖則必有後患故爲邊氓而欲速驅也但此國之大事予何頃刻忘之夙夜反覆思之終有難處之道今若驅逐而如節度使僉使之言不示國之大威則彼必更出來居難舉再逐我之將士冒寒赴敵非徒凍傷肝腦塗地者必多彼虜不以還居則徒傷我民而益彼之驕必有後議若舉兵征討則不可無名而討之須待其釁端而後聲罪致討也何至如辛亥北征盡殲無遺以致邊域之大患乎朝廷復有殺虜之令則前教將士勿令恣殺是爲虛文也持此兩端而計之則莫如待彼虜之釁端然後舉兵討之然則胡虜必自服其罪我國之舉事亦順理也然大事已臨期而勢難中止其更議以啓南衮等議啓曰臣等承 上旨且見李誠彥疏意驅逐事臣等之意亦不過是也彼必隨所聞見而如是啓之欲無遺殲滅朝廷已令將士切戒貪殺不可又使殺虜也伯此啓本來後若不更論朝廷之意則彼必不能定意矣請令備邊司更以切戒貪殺之意下諭何如傳曰知道○戊申御晝講○臺諫啓前事不允○日暈兩珥戴○己酉慶尚道觀察使方有寧狀啓星州牧使李賢輔執心公廉治事勤謹傳曰李賢輔其賜鄉表裏○三公議刷還漂流人

事以啓曰本國與大內殿相好已以別無釁隙但今歲作賊上國倭人
中禁望古多羅等獻俘事未知彼心之何如今若責令刷還我漂流人
而非徒不肯從反答以不遜之辭則處之為難姑觀其所為而待彼信
使之來及隣島倭人之來聞見處之何如傳曰其以此意諭禮曹○臺
諫啓前事不允○庚戌 御晝講○臺諫啓前事不允○辛亥下書于
李公檣曰爾以備邊司郎官下去勿還上來隨行驅逐彼境山川險夷
道路迂直行軍節次我軍入驅之形彼虜被逐之狀士馬物故等事詳
明記鈔師還後馳啓可也○臺諫啓前事不允○壬子 御朝講○臺
諫啓前事不允○癸丑 聽啓覆○臺諫啓前事不允○甲寅三公議
啓曰李自堅人物他無痕咎但不足於判斷之任請速從之○臺諫啓
前事允之○乙卯憲府啓李自堅已適判書不可仍授資憲加請速改
正傳曰自堅乃舊臣故前日經筵大臣亦謂資憲則當然判書事煩須
適之其加不可改也○以安潤德為戶曹判書任由謙為工曹判書金
疏為忠清道觀察使李自堅為知中樞府事安秀良為司諫院正言○
丙辰平安道虞候李長吉賈兵使李之芳啓本東啓曰平安道則至金
巨大屯而入驅咸鏡南道至金主成哈屯而入驅西路遠而南路近若

皆舉師於來正月初六日則未至十一日師期南道之軍已至主成哈之
 屯西道之軍半不及於巨大之屯深處大屯徑聞南道驅逐聲息若已
 奔竄則必不知朝廷意在開諭也不得已西道軍先入南道軍差後而
 入借到於深處大屯當旋師而並驅何如且諭西道所經初面彼虜曰
 前者屢遣軍官禁其耕田漁獵而汝等不從故今國家令邊將備軍容
 到深處開諭驅逐之意也此朝廷不殺之仁非殺害爾類母或畏懼也
 以此諭之則初面虜必不驚動故之勞今臣上達耳其啟本曰本月初
 四月理山郡守金舜臯率軍二十名看審冰路當日來言曰初四日滿
 浦錄離發一息二十餘里斜乙外坪止宿初五日一息餘里鷹坪止宿
 初六日三息許趙明下止宿初七日二息十五餘里許下無路止宿初
 八日二息十餘里閭延坪止宿無輜重輕騎而窮日入歸至閭延乃五
 日程也師行則幾六七日程也道路險阨邀絕可疑處水草周足下營
 可當處及虜居戶數並皆圖形而來其四郡列居彼人之中附託來居
 之人猶可說也閭延金阿宋可等十屯茂昌金主成哈等屯則首謀罪
 魁固當數罪先逐故兩道兵准到閭延大示國威事已再度馳啟矣然
 今先到金主成哈屯焚蕩其室廬則罪魁閭延之虜勢必盡遁開諭數

罪無據矣今南道則金主成器金巨大屯本道則金阿宋可屯兩道同日齊到一時焚蕩使彼不得預知道散俛首聽命此甚穩便矣南道啓本入歸時四日還來時二日程也探審如是則南道自初面四日入來二日徑還作計非無矣不但此慮也兩道遠近不同南道兵留二月然後本道兵方到兩道兵勢想必相乖矣雖其數日不同本道則至金阿宋可屯南道則至今巨大屯正月十一日齊到各自回還時驅逐便當矣兩道軍機差謬則師期日迫取稟無暇只以文字而取稟則恐不得詳細故令虞候李長吉授道路圖形上送傳日即招政府及備邊司議定下諭○領議政南袞左議政李惟清右議政權鈞左贊成李荇右贊成李沆判中樞府事高荊山兵曹判書洪淑戶曹判書安潤德知中樞府事柳聃年漢城府判尹韓亨允等議啓曰南道近故先到所驅之屯西道遠故不及到所驅之屯恐不見虜面而數罪矣然軍機彌令不可輕數變改也依前送李公檣韓鵬賚去事目而施行便當矣○下咸鏡道觀察使許碯啓本仍傳曰議啓其啓本曰今十二月十七日三水郡守奉承宗以冰路探審事本月十四日未明發行馳到水下一息七里許車餘伊結陣處看審則郊草不為周足一息十八里許蓮洲坪結陣

處則郊草稍存自蓮湖至五里許厚州洞口過三里許冬郎仇未灘冰厚雖八九寸其灘合冰處亦未甚堅冰上水深四五寸自此以下則彼人畋獵處不遠故回軍三更還鎮云甲山三水雖曰積陰之處今年日候不寒嚴數日以來前冰還解假令冬郎仇未合冰春日已逼堅牢未可的知往還之間春幾一朔元軍二千八百名大小將士隨從合計則小不下馬五千餘匹軍人六千五百餘名皆由一冰路往還故臣日夜憂慮深思熟計尚未得要領以臣淺見察之衆論則除弱卒羸馬而勇敢一千餘名抄率五百餘名留鎮厚州甫山等處以為聲援四百餘名領率輕齎入驅還師似合機宜且天時難知或灘水未冰或日煖水涌流水沒脛衆軍齊到三水萬一有意外之變則啓稟進退亦非良計須令該司預爲規畫指揮云南衮等議啓曰脫有是變擇中途寬平之地作大陣下營率弱卒羸馬寄置營中抄輕騎入驅事具於沈思遜賈去事目依事目施行便當傳曰知道○憲府啓李自堅事不允○丁巳命招政府備邊司堂上傳曰前有議者以為之芳入彼地若有故則何人將兵而出號令乎其時論者皆以為不遠之地之芳有何緣故且已委任何必更遣他人擇遣金克成為觀察使者欲留鎮措置也然予更思

之擁大兵入胡地至為大事幸於中路有故則無元帥彌令甚不可予
意以克成為都元帥之芳稱副元帥李公檣為克成從事官且催送新
除都事措置道內之事不須別遣將為防禦也若慮虛疎在京三品堂
上勇敢將帥一人稱為助防將而速遣若何李長吉未下去前其速議論
之南袞等議啓曰 上教至當但前日臣等議以為之芳出師入驅則
兵威似狃單故擇遣金克成為觀察使今以克成為都元帥則道內一
空儻有凶狡作謀水下則誰能應援且之芳已定鎮將分軍更以克成
為元帥則改點將卒之際事多騷擾之芳有故代將之意克成已受
命而下去矣驅逐往還不過十二三日之程其間何有他故乎且廷臣以
為克成率軍數百作陣江邊觀變為當矣然克成若往則必備軍威兵力
乃分亦非良策也當招長吉于政院將以此意論送為當傳曰可○憲
府啓李自堅事 諫院啓順天府使許淳前除會寧府使時故久遲留不
往今不可旋除內地守令請適皆不允○京畿陽城縣雷動○戊午臺
諫啓前事不允○申時日微暈冠纓內赤外青○己未日微暈冠內赤
外青○辛酉臺諫啓前事不允○巳時霧○壬戌臺諫啓前事不允○
以尹殷輔為禮曹判書朴守良為司憲府持平沈思遜為弘文館校理

李熙憲為副校理黃憲為正字○全羅道與陽縣大雷電光陽縣雷動
○癸亥臺諫啓前事不允○下雨夜巽方南比方有氣如火五更霧○
甲子 御思政殿簷下觀儺禮賞呈戲優人雜物有差○乙丑 御照涼
殿觀放火○日暈兩珥○是年軍籍正軍十八萬六千六百九十一雜軍
十二萬五千七十四

中宗恭僖徽文昭武欽仁誠孝大王實錄卷之四十九

甲申

中宗恭僖徽文昭武欽仁誠孝大王實錄卷之五十

十九年

大明嘉靖三年

正月丙寅朔傳于政院曰今日禮曹以具壽永之卒請停

朝市伯爲

慈殿已設進豐呈此則不可停也宗宰亦令賜酒樂於闕

庭而樂則不用可也大司憲成雲啓曰壽永雖置散之人資則在二品

之列既停朝市而御進豐呈饋餉宗宰事體未便明日退行則兩全矣

傳曰禮曹請停朝市至巳時始啓慈殿已臨宴次事難還止宗宰饋

餉可退行於明日○傳于政院曰京畿封進鹿皮多有裂破處或以他

皮粘補監司所當親監封進而禮曹亦不致察此可推問但慮中間有

奸術宜還送其皮于監司○丁卯餉宗宰于闕庭賜醞一等不賜樂○

對馬島主宗盛長使送三甫羅來獻方物○戊辰臺諫請適許淳柳從

漢請改李自堅資憲加憲府啟曰李暢以江西縣令居殿今纔經年不

可授以准品之職請適承文院校理黃汝獻授典籍未及上來而又陞

授未便况持身不謹不宜如是陞用請適戶曹佐郎盧世俊其父作罪

全家徙邊之人也六曹非他司例不宜以如此之人為郎官也請適且近

來文臣六曹郎官可當人及出入臺諫侍從者勿差外任事累次受教

而沈彥慶金澗權輓梁鐵堅等皆除守令若不得為臺諫侍從之人則

已矣彥慶以出入臺諫之人亦為旌善郡守未便大抵在京之人若無
可為臺諫侍從之人則間或以任守令者擇差請遙且世子嬪揀擇事
所關重大非諸君之類揀擇之初在所當慎雖已慎擇於內須與外廷
大臣更問其門閥反覆慎察而議定為當且外方聞親祭先農則儒生
之徒必以為取人而來集于京取人煩數則非儲養人才之道今年內
外凶荒贏糧往來必多有弊請預諭不試取之意傳曰採擇世子嬪
慈殿主之矣然當議于大臣取人煩數則人才無成就之暇果如臺諫
之言也但近來雖似數數取人而出身者數少四館次次遷轉則下官
時或曠矣茲欲為別試取人而時不判下耳當問于大臣後發落仍
命議于三公 命遙沈彥慶盧世俊餘不允○已已 御朝講○領議政
南袞議曰古者先育才而後取才近來連年試取人才無成就之暇誠
如有司所啟然躬耕籍田實是稀世盛禮四方來觀者必至集矣安可
拘於試取之頻而拒之使不來耶况所取之才皆為朝廷之用乎較之
利害自有輕重左議政李惟清議曰親耕後別試盛舉也固當廣取人
才然先王朝尚有不為之時况今農務臨近四方儒生聞風全集京師
其弊必多憲府之啓當矣若已前出身者少不足於擬用則特 命

取士何妨右議政權鈞議曰自古帝王舉盛禮則必有盛事躬耕藉田實是盛禮也四方儒士來觀者雖禁難止試取雖頻亦是國家之利器廣取何妨 上命以此語諸憲府○臺諫啓前事諫院啓曰繕工監僉正洪混來歷雖多為永平縣令適來未以便除僉正官爵猥濫請改正皆不允○全羅道鎮安縣微雷○癸酉臺諫啓前事又請別試講經取之 命適黃汝獻餘不允○禮曹啓曰皇帝降勅褒諭欽賜銀帶恩慶異常近古所無禮文內凡有大慶皆賀請於受勅後依禮文百官進箋陳賀遠地隨所聞陳賀 上從之○甲戌刑曹啓曰朴枝無子以三寸姪允毅依法呈上言作繼後子其後妻子有福乃生而枝死其繼後子及妻子爭奉祀訟于司憲府憲府則以為雖生妻子依法繼後則父子之義已定不可毀也今呈誤決於曹或云妻子雖賤孽乃親骨肉則是當奉祀議論各異紛紛未定若有定法則當循成憲無有爭者請與大臣共議立法 上曰然○以李苞為咸鏡北道兵馬節度使黃琛為會寧府使李安世為全羅道兵馬水軍節度使○乙亥臺諫啓前事又啓曰李浦授花梁僉使花梁重地故前日適其已赴之人而擇差以堂上之人其意欲使糾檢隣鎮浦實妄悖請適工曹佐郎高漢鼎雖曰出身

然人物本庸愚不合於六曹郎官而不能詳察於職事下吏所失亦不
檢察至於次知亦多懲於不當處如是而豈合居六曹乎請適不允○
開城府留守成世貞卒○丙子 御朝講○宣傳官金台俊自平安道
軍中來啓曰江界雨雪極寒人甚苦之賴地多柴木擁火救凍軍馬無
傷今月初六日始行師初屯童他時哈等二十二人關動兵之奇欲觀變
而來曰今見師行之勢非若常時必盡滅吾輩主將引前開諭曰非滅
汝類大將之巡入他境豈宜草草但巡視汝等部落所居之地若無犯
我疆則使之安居住活其居於不當居之地者則驅而使之出我疆界
而已母或疑懼而搖動童他時哈等信聽此言隨前鋒而入○臺諫啓
前事不允○丁丑 御書講○臺諫啓前事不允○戊寅 御朝講臺
諫請適許淳柳從漢李暢洪混李浦高漢鼎請改李有堅資憲加請及
李夢錫金漢軾請推鐵城君鏗請別試講經 上不允知事李符曰近
來儒者不好讀書又不喜師受爲父兄者問其子弟曰今讀何書必曰
但披覽不曰讀書又問曰受業於何師答曰獨自覽之不曰師受今之
弊習至此若欲矯是弊必須講經然後可革也何患取人不多乎式年
亦不多得是豈講經之故乎由不勤讀書也左議政李惟清亦以符言

為是○命議別試講經便否于三公領議政南袞議曰近來為儒者不務讀書爭尚浮談士習大毀故欲於選取時一皆講經以革此弊其意誠是矣然式年既有講經之法若於別試則雖或講或否臨時酌定亦張弛之道士之勤惰未必由此而成習且經術詞章雖非二物兼之者鮮頃者心學之說一起而治詞章者擯之如異端故人皆恥之不屑學焉至於今日非徒經術鹵莽而已凡朝廷間應用文字亦甚草草比之先朝文士所作多有愧焉此亦豈不可早為之方乎前此亦屢嘗開試講書而有才譽者率多見黜於講席終試殿試者不過數十人而已似有乖於廣取人才之意故臣於前日經筵粗陳此意今亦不敢更有他說左議政李惟清議曰在先王朝式年取士亦有講經之時自大典頒降後會試必講經書至今遵用別試則或不講書非有定規也今者大舉盛禮廣取人才不必拘於式年而講書也若卓瑛不群之才因此不得入格則恐有遺珠之歎近者儒生之不喜讀書非以不講經書而然也只緣近日年少輩餘習而然也除講經取士恐或無妨右議政權鈞議曰比來儒者因循弊習不勤讀書不喜師受欲矯此弊宜行講經在先王朝別試講經已有前例臺諫所啓宜矣上曰領相與左相議同故

從頌相議可以此言于臺諫○已卯臺諫啓前事不允○庚辰臺諫啓
前事不允○壬午 御書講○癸未臺諫啓前事不允憲府又啓曰躬
耕籍田迎勅等事至爲盛禮在下之人所當陳賀然近聞平安道人馬
凍傷甚多又聞虛空橋留陣將遇賊多傷自古人君興師之時必以喪
禮自處以示惻怛之意今有邊事親耕籍田等事雖不可以此而廢之
允歌謠受賀等事請姑停之以示 上有惻怛之意 上曰當問于大
臣後言之○俾于政院曰今日臺諫言西北有事人馬及將士多傷所當
惻怛之時親耕籍田雖不可廢其歌謠陳賀等事未穩此論甚當但行
親耕則歌謠等事雖或可廢翌日勞酒宴及允文具不可盡廢且此近
來未行之盛禮文具亦不可不舉故欲停親耕矣迎勅賀禮則亦不可
不受雖停親耕而別試則已論中外儒生必已全集京師不當中止
今此迎勅亦云稀世盛事因此為別試恐不妨也其以是意議于三
公領議政南袞議曰耕籍之禮曠年一行且今四方之人旣皆聞之矣
雖曰西方有軍旅之虞然非有大故不可以此遽停盛禮旣舉其禮
則允禮文所載自當一行之非為彌文禮則然矣但歌謠除結綵只令
獻軸似便左議政李惟清議曰李益等雖見傷曠年未行之盛禮今